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114 期
2012 年 6 月 30 日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八】

目 录

【论 文】

认同的选择——以“境外俄罗斯人”为案例的分析 赵竹成

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及苏联范围内乌克兰民族的认同问题

罗曼·施波尔卢克 (Roman Szporluk) 著、田鹏 译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认同的选择

——以“境外俄罗斯人”为案例的分析¹

赵竹成²

摘要：自苏联解体后，在独立国协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重新配置的现象，其中又以散布在中亚、高加索与波罗的海等地区，数量超过 2500 万的俄罗斯人最为显著。环绕着这些俄罗斯人的重要课题之一，即是其新的认同形塑的问题。透过对此课题的了解，多样的认同的存在，不只单是平行的现象，而是一种同一的多层次结构，彼此并不必然会在认同选择的过程中出现冲突。

关键词：认同，俄罗斯人，俄罗斯，独立国协，移民

一、前言

自苏联解体后，在独立国协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重新配置的现象，其中又以散布在中亚、高加索与波罗的海等地区，数量超过 2500 万的俄罗斯人最为显著。环绕着这些俄罗斯人，的重要课题之一，即是其新的认同形塑的问题。

“原生论”，“工具论”，“建构论”甚至是“倾斜模型”（tipping model）所揭橥的必然性、理性选择、形塑、动员或是集体预期的观点或多或少都说明了认同的成形或正成形中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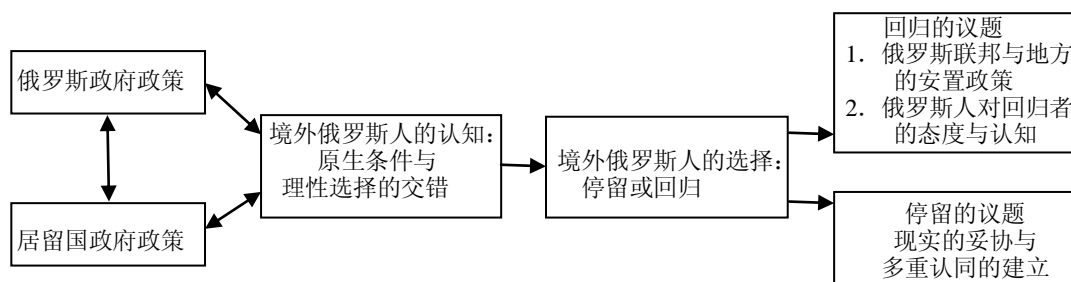
然而，散居在独立国协各地的俄罗斯人并非“暂时性”，而是“永久”地离开自己的传统历史区域，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变成少数民族。旧有的历史根源，记忆被截断，并与其传统的脐带间出现疏离，此情境到第二、第三代的移民身上尤其明显。早在苏联 1989 年的人口普查时就发现一个事实，当时散居在俄罗斯之外的俄罗斯人与其原来的所谓“祖国”间的关联性已消失。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疏离，无疑的会对俄罗斯人的认同与归属的选择造成摆荡。俄罗斯人在“祖国”消失的前提下，如何面对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的选择，是个严肃的问题。

透过对此课题的了解，多样的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的存在，不只单是平行的现象，而是一种同一的多层次结构，彼此并不必然会在认同选择的过程中出现冲突。尤其，我们还需考虑到，在异族通婚现象普遍的社会事实背景下，除了心理层次上的“多样性认同”外，对实体上“复合性身份”的存在也有承认之必要性。

任何一个族群，在政治社会剧烈变化的环境气氛中，除了以自我为出发点去理解与适应新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做最有利的选择外，环绕的其它课题还包括所谓“祖国”对留滞国外同胞的政治立场与手段，该族群所在国家的国家政策与态度，以及另外一个层次的重要课题：回归俄罗斯后，俄罗斯联邦及地方政府的安置政策与立场以及俄罗斯同胞对回归者的态度与认知，例如，俄罗斯人是否视回归者为自己的同胞。这五个议题都是环绕着境外俄罗斯人的认同议题而出现连动。如下图所示：

¹ 本文刊载于（台湾）《问题与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7 年 4、5、6 月）。

²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系教授，获俄罗斯喀山大学博士学位，是研究前苏联地区民族问题的专家。



以本文的结构来看，并不会同时处理这五个互动庞杂的问题。且就这五个因素的互相相关性来看，境外俄罗斯人由自我认知到选择的过程仍是这个网络的核心议题。因此，本文以俄罗斯人的自我认知立场为核心，透过对最终选择的理解出发，再试着触及相对应的其它条件。

本文引用的各项调查数据源，系根据俄罗斯联邦各学术、官方与私人机构自 1992 年到 1999 年期间在前苏联地区进行的历次民意调查结果。¹除前述民意调查资料外，笔者亦于 2006 年夏天赴中亚地区进行实地访查，以了解现况并做为辅助说明资料。

二、名词解释：“俄罗斯人”的身份界定

西方学界在研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俄罗斯人时使用过各种的名词，如 Laitin 的俄语人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²Aasland 与 Flotten 的俄语人 (Russophoness)，³Jeff 与 Robert 的俄罗斯少数民族 (Russian minority)，⁴以及 Kolstoe 的俄罗斯离散者 (Russian diaspora)，⁵等。

但是境外俄罗斯人是如何自认为是“俄罗斯人”？到底那些因子是俄罗斯人身份认同的结构要素？我们藉由下列统计来进行了解：

表 1、乌克兰的俄罗斯人自认的标准为何？1996 年（一般人）1999 年（专家）（%）

为何你自认为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	
	一般人	专家
因为我父母（或其中之一）是俄罗斯人	53	65
因为我说俄语	32	41
因为我（或我父母）出生在俄罗斯	17	9
因为我和俄罗斯人一起长大	10	2
因为我认为俄语、俄国文化、习惯及传统是我的母语(文化)	16	65
因为与俄罗斯人较亲近	6	2
其他	1	4
难以回答	32	2

数据来源：S.S.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Moskva: Nauka, 2001). p.92

¹ 历次民意调查施行机构与施行时间如下：1、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1992 年至 1994 年；2、莫斯科高等社会经济学院 (Moskovskij vysshaia shkola sotsial'nykh i ekonomicheskikh nauk)，1993 年至 1994 年；3、境外同胞事务委员会 (Pravitel'stvennaia komissii RF po delam sootchestvennikov za rubezhom)，1996 年；4、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 (Rossijskij gumanitarnogo nauchnogo Fonda-RGNF)，1997 年至 1999 年；5、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 (Institut Otkrytoe obshchestvo-Fond Sorosa)，1998 年至 1999 年。前述各项调查于 1996 年及 2001 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在莫斯科集结出版，分别是：*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1996). 及 Savoskul, S. S.,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Moskva: Nauka, 2001).

²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³ Aadne Aasland & Tove Flotten, 2000, "Ethnic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stonia and Latvia", *Europe-Asia Studies*, 53/7, pp. 10-47.

⁴ Jeff Chinn & Robert Kaiser, *Russian as the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Westview Press, Inc.,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 1996)

⁵ Paul Kolstoe,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5)

表 2、乌克兰的俄罗斯人认为构成共同感的因素 1996 年（%）

民族	何种因素使你和其他人成为一群					
	语言	文化	生活习惯	性格	历史命运	难喻的感觉
俄罗斯人	66	44	36	36	26	22

数据来源：S.S.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p.94

表 3、摩尔多瓦的俄罗斯人的族群认同意识 1993 年（%）

问题	右岸		涅斯特区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1.何种因素使你的人群产生族群感				
难以言喻	24	50	36	25
语言	64	39	49	66
文化	51	13	33	35
生活习惯	39	10	26	29
特质	37	7	19	18
历史命运	36	6	26	29
其他	2	6	2	0
难以回答/拒答	4	1	9	6
2.为何你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				
我父母是俄罗斯人	78	61	71	57
我说俄语	48	79	63	72
我(或我父母)出生在俄罗斯	23	4	13	12
因为俄语、俄文化传统是天生的	53	32	31	29
我与俄罗斯人一起长大	16	23	37	36
我与俄罗斯人最亲近	16	5	6	11
其他	2	0	2	0
难以回答/拒答	4	0	4	6

数据来源：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1996). p. 97

表 4、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族群意识的因素 1993 年/1994 年（%）

何种因素认为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	
	立陶宛 1993 年	爱沙尼亚 1994 年
很难确定	16	19
语言	71	56
文化	49	30
生活习惯	37	25
人格特质	26	21
历史命运	32	26
其他	2	6
难以回答/拒答	5	6

数据来源：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 97.

表 5、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俄罗斯人族群认同的因素 1994 年(%)

对你而言何谓“作为一个俄罗斯人”？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住在俄罗斯	24	15
说俄语	55	55
生活在俄罗斯文化	83	67
信仰东正教	10	12
在其他国家做为俄罗斯代表	7	9

数据来源：N. M. Lebedeva,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ologicheskij analiz*. (Moskva: IEA RAN, 1995). pp. 201-202, 230-231.

俄罗斯人的自我认同主要的构成要素，明显的主要是来自血缘（父母出身）、文化及语言，历史共同感等。虽然这些项目中在波罗的海区、乌克兰、摩尔多瓦、高加索各有不同的比重，但是大抵皆以此为核心。需强调的是，认同的构成在俄罗斯人的议题中向来是复选题而非单选题，它明白表示个人认同意识构成的多元现象。既然个人认同意识构成的多元现象包含着复合式的各种原生条件又不可能进行切割，则身份的选择自然是以人的主观自我认知为准。

事实上，在族群的分类认知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A 群人对 B 群人的认知与分类是以 B 群人的主观自我认知为准，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族群正名过程或身份标志取得的基本态度。

由前苏联时代起，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在历次的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民族属性”（Natsional'naia prinadlezhnost'）字段皆是以被调查者的主观认知做注记。¹例如，以俄罗斯联邦 2002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与 1989 年全苏联的人口普查数据相较，在 1989 年登记的民族共计 128 个，到 2002 年则增加到 182 个，其原因即在于透过“主观的自我认知”为族群标志的主要依据下，许多族群自原属族群分立出来，比如，自乌克兰人中分立出卢辛人（rusiny），自图瓦人中分立出索约特人（soioty）等。²

因此，就客观现象与操作事实这两个原则出发，本文中的俄罗斯人单就指人口调查中在民族属性上登记为“俄罗斯人”（russkij/ russian）者，不牵涉到国籍属别及其日常习惯用语的使用程度，或是学门分类上的专有名词类别，以及外部的其它认知定义。³

¹ 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中关于“民族属性”一栏是以“由受访者自己决定”（po samoopredeleniiu oprashivaemogo）为依据。俄罗斯联邦 2002 年的人口普查登记表请见 http://www.perepis2002.ru/ct/doc/TOM_04_P2.pdf

² V.Tishkov, V.Stepanov, "Rossijskaia perepis' v etnicheskom izmerenii".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81 (2004/9), p.1.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81.pdf>

³ Laitin 书中对“俄罗斯人”指称出现的几个名词做了不同的分类，例如“讲俄语人”、“否定者”（如外国人、无国籍者、非本地人、“非法移民者”、“无意愿的住民”等）、“斯拉夫人”、“俄国人”、“殖民者/占领者”、“同胞”、“苏维埃人”、“移民”、“住民”、“少数民族”、“哥萨克人”、“外族”（如莫斯科人）等（David Laitin, 1998, 265-268）。前述的分类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他人对对照群体的认知表示，但是这种分类都是以“他称”做为一种分类基础，这与当事人自我为认知中心的基本原则有偏误。这其中有二个互相反应的认知问题，每个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不会自称“讲俄语人”（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而将其其他与其接近的人归纳在本群之中。当然，我们了解，族群形塑过程中，有各种不同的面向。Laitin 所提到的各种面向确实有其轨迹，如政治上的失落，社会与经济条件，历史感情等等（David Laitin, 1998, 295-298）。但如果据此认为一个所谓“讲俄语人”的出现潜力或是认为是必然出现的一种感情（David Laitin, 1998, X），则是忽略了，语言确实是构成“认同”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唯一条件”。依对俄罗斯人的调查来看，“父母”的血缘脐带关系，比语言更常被提出来。Laitin 的看法呈现出，他人依自我对俄罗斯人的认知进行指涉。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能证明，被指称之对象会接受，或是往“形成”的方向进行。关于这点，Laitin 在谈到哈萨克的现象时，明显的有误解。在谈到哈萨克的情形时，Laitin 认为在哈萨克社会中，同时具有“非穆斯林”与“非哈萨克人”身份者，会快速的同化于“俄罗斯人”的社会认同之中（David Laitin, 1998: 283）。但这与我们在中亚地区观察到的现象不同，例如亚美尼亚人或是朝鲜人符合 Laitin 假设下同时具有“非穆斯林”与“非哈萨克人”身份的双重条件，但是没有任何明显或隐藏的元素能证明亚美尼亚人或是朝鲜人快速的同化于“俄罗斯人”的社会认同之中。Laitin 这种论述分类上的不足来自于没有再思考文化界线挪移过程中原生条件的影响。Kolstoe 在其书中使用 Russian diaspora 一词，较 Laitin 的名词贴近俄罗斯人真实的政社状况。参见 Paul Kolstoe,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5), pp.1-5.

此外，无论是台湾或国外关于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时，对“民族”一词的定义，迄今仍有误解，把原因和结果两者混在一起讨论。

斯大林把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 1854-1938）和威鲍尔（Otto Bauer, 1882-1938）两人对于“民族”的论点整合成自己的看法，认为，“Natsiia-est' istoricheski slozhivshaiasia ustojchivaia obshchnosti liudej, vznikshaia na baze obshchnosti iazyka, territorii, ekonomicheskoi zhizni i psikhilogicheskogo sklada, proiavlaiushchego v obshchnosti kul'tury.”

由此得到的结论是，一群人所以被视为一个“民族”是因为这群人具有下列“特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领域以及由共同的文化所展现出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后者是一体两面，但明显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出现前提是先有共同的文化。而且这四个特征必需同时存在。因此一群人所以是一个“民族”是来自于存在四个特征的“原因”，而非是因为四个条件造成的“结果”。Laitin 的转述说，民族是共同文化、

三、历史背景

建立在多元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苏联，其民族政策虽然在形式上是要促进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建立各民族真正的自由与全面的繁荣，¹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能将各民族逐步同化与融合的环境与过程。²而被视为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也就是以俄罗斯人作为中心，透过俄罗斯化（russifikatsiia）使得最终出现一个与“苏联”相对应的民族（历史共同体）——“苏维埃人”（Sovetskij narod）。³

由于俄罗斯人在建构“苏维埃人”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因此，苏联常被批评为是个大俄罗斯人帝国。虽然在形式上这些批评并没有偏离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现象，但这种批评却也忽略了苏联社会（也包括当代的俄罗斯社会）长久以来的三个特征：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以及俄罗斯人在人口数量、工业技术、文学艺术政治组织等各个层面上的相对优势性。以这些条件来看，俄罗斯人扮演核心老大哥的角色一事，不能被视为是一种原罪。⁴

苏联是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而且不同的民族处在各不相同，差异极大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例如，把俄罗斯人、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以及楚克奇人放在同一个时空背景比较，就可了解彼此之间，外在的社会结构与内在的文化心理意识的差异。因此，如何让这么多不同的人群在内部达到统一性进而与政治建构的苏联最终达到一致（事实上，就是 nation-state 的出现，也就是苏维埃人—苏联的结构范式），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以俄罗斯化为核心的苏维埃化，其目的即在于打破文化、血缘本质的族群民族主义，转化成政治性的国家认同。在形塑的过程中，俄罗斯人被赋予老大哥的角色与责任，共同的语言是俄语，共同的地域是苏联的领土范围，各加盟共和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下各有分工的角色与功能，马列主义则是苏联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

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地域的结果（David Laitin, 1998, 10），即是将其视为结果。

¹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v razvit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Moskva: Mysl', 1977). pp. 62-64

² A. S. Barsenkov, A.I.Vdovin, V. A. Koretskii, *Russkij vopros v natsional'noj politike XX veka*. (Moskva: Moskovskij rabochij, 1993). p. 16

³ “苏维埃人”的概念在苏联共党第廿二次大会中由赫鲁晓夫（Khrushchev, N.S.）借着“清除民族差异性”（stiranje natsional'nykh razlichij）以及“各民族结合”（sliianie natsij）而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来。这个苏维埃人的概念具有下列几个重要特征：（1）是经济生活的共同体（在同一个经济领域内）；（2）社会阶级的一致性（指工人，农人及知识劳动者在工人的领导地位下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份）；（3）政治生活的共同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为基础而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4）所有民族、族群的一致性（以社会国际主义而结合成的兄弟般联盟）（bratskij soiuz）；（5）苏维埃生活的共同体（透过苏联建立之后所形成的传统、习惯及价值）；以及（6）使用共同语言（俄语成为各民族间的共同语言）。*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v razvitom sotsia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p. 29

苏维埃人的出现即是根据斯大林所谓“民族”具有四个特征的说法进行建构。由此可以解释“民族”本身是一个恒动的过程，而非静态现象。而这也是民族识别的最大盲点。苏维埃人的出现，基本上是一个双重的建构过程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各民族在苏联国家所创造的条件自然发生的彼此互相涵化的过程，再加上苏联国家力量的催化。尤其 1941 年到 1945 年的对德战争后得到快速的发酵。

⁴ T. B. Tabolina, "Zarubezhnaia etnopolitologija o sovremennykh mezhnatsional'nykh otnosheniakh v SSSR", *Natsional'nye protsessy v SSSR*. (Moskva: Nauka, 1991). p. 248; S. V. Cheshko, *Raspad Sovetskogo Soiuz. Etnopoliticheskij analiz*. (Moskva: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 2000). p. 158

例如，俄语的使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中，包含着 128 个不同民族的情形下要如何选择族际的沟通语时，应该主要是一个理性的工具性问题，而非感情上的意识形态的坚持问题。

苏联时期的语言现象有三，首先，在各个共和国中，除了俄语以外，同时会有另一种民族语言被赋予和俄语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在民族区域内民族语言在官文书与政府机关沟通上会同时被考虑，而且在国家义务教育中俄语学校与民族语学校是并行制；第二，民族语言在非官式领域中仍然有其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文艺创作、艺术表演的领域中更突显其生命的活力。而且，以民族语言创作的艺术家的作品，出版过程一直没中断过；第三，俄语被广泛使用作为不同民族的族际沟通语言。虽然，官方不断地宣示“各语言及各民族的平等及公平”（ravnopravie i ravenstvo iazykov i natsij），以及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有自由地选择沟通语言的自由”（svoboda v vybore iazyka obshcheniia）的原则。⁴然而，俄语被使用作族际语言，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取代民族语言的功能，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趋势，主要源自于使用俄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优势性，且语言用户在语言的选择上时常带有理性的趋利性质而非考虑感情因素，这种情形尤以都市地区最为明显。

形态的核心与多民族人民的社会文化根据。

因此，在苏联的调查中发现，俄罗斯人对苏联及苏维埃人的认同确实已出现端倪，但其它民族相对的就没有那么强烈。所以，赫鲁晓夫号称的建构工作完成也只是一种表象，以血缘、文化为本质的族群民族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自 1980 年代开始，在波罗的海，中亚及高加索地区逐渐复燃、茁壮，终于成为苏联瓦解的因素之一。

随着苏联的瓦解，证明了前述苏联民族政策概念实验过程的失败，而且留下两个棘手的问题：部份民族被压迫所造成的历史情结以及另类型的民族问题：俄罗斯人问题（*russskij vopros*）。

斯大林时期曾对许多民族进行全民族的驱逐（*deportatsia*）。1936 年以政治安全为理由将 15000 个波兰人及日耳曼人家庭由乌克兰迁往哈萨克，同时以“日本间谍”为理由将朝鲜人驱逐至远东边区。1930 年代末期，以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名义将乌克兰西部以及列宁格勒地区的日耳曼人驱逐。对德抗战期间，与敌国有关连的民族都受到相同的待遇，包括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芬兰人、意大利人及希腊人。¹到 1941 年下半年，驱逐的对象及规模日形扩大。第一批是 26000 个卡尔梅克人（*kalmyky*）家庭，接着是车臣人（*chechentsy*）、殷古什人（*ingushi*）、巴尔卡人（*balkartsy*）、克里米亚鞑靼人（*krymskie tatary*）、保加利亚人（*bolgary*），以及希腊人和日耳曼人被分别迁到中亚及西伯利亚。总计在这段期间被迁往中亚、哈萨克及西伯利亚的民族超过 100 万人。²

这种对民族整体的压迫行为直到 1954 年—1955 年以后才逐渐缓和下来。1956 年在苏联共党第二十次大会中才决议要回复上述这些民族之地位，但是关于发还战争期间被没入的财产以及返回原居地的要求则未予考虑。第二年，也就是 1957 年先准许了北高加索地区民族以及卡尔梅克人的返乡要求。但是日耳曼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及亚美尼亚人要到 1972 年才获得平反。最晚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要一直到 1980 年代中期。

然而，这种民族压迫事件，如何在事后透过何种形式进行平反，都为苏联及后苏联时期的民族关系特别是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投入潜伏的危险，它直接影响到各共和国地区对留居当地俄罗斯人的态度。诚如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RSFSR*）在 1991 年 4 月 26 日通过的《平反法》（*O reabilitatsii repressirovannykh narodov*）前言中所提到：这种悲剧性后果迄今仍影响着民族关系并且成为民族冲突的危险根源。³

相对于非俄罗斯民族在斯大林时期被迫迁移所形成的历史问题，苏联解体后，构成俄罗斯联邦（*Rossijskaia Federatsiia*）早期内政及外交重要课题的俄罗斯人问题（*russskij vopros*）也是由于大规模迁移所造成的结果。其中以俄罗斯人的迁往中亚最具代表性。

俄罗斯人由欧洲地区迁往中亚各国，基本上分成四个阶段。⁴

第一个阶段是由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当时由于中亚各个共和国新成立（乌兹别克及土库曼在 1924 年 10 月，塔吉克在 1929 年 12 月，吉尔吉斯及哈萨克则是在 1936 年 12 月），急迫需要建立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政府。大批欧洲区的俄罗斯人被送往这些新地区建立学校、政府机构，开发天然资源以实行工业化，并推动农业集体化。

第二个阶段是在 1941 年-1945 年期间。因为对德战争（卫国战争）的影响，欧洲区的工业设备、工厂以及所有操作人员、技术工人。随厂房迁往中亚建立后勤基地。

第三个阶段则是在 1950 年-1960 年代。为了开发中亚天然资源，开拓未开发的农业土地，苏联政府鼓励移民到中亚地区拓垦。在赫鲁晓夫时代甚至进行二次境域重划：一次是把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划归给乌克兰；另一次则是把以俄罗斯人为绝大多数的哈萨克北部及东北部地区由俄

¹ S. V. Cheshko, *Raspad Sovetskogo Soiuz. Etnopoliticheskij analiz*. p. 145

² Z. V. Sikevich, *Sotsiologia i psikhologia natsional'nykh otnoshenij*. (Sankt-Peterburg: Izdatel'stvo Mikhailova, V. A., 1999). p. 82

³ "O reabilitatsii repressirovannykh narodov. ot 24 aprelja 1991. №1107". *Sbornik zakonov Rossijskoj Federatsii. S izmeneniami i dopolneniami na 1 iavaria 2000 goda*. (Moskva: Izdatel'stvo AST, 2000). p. 97

⁴ 赵竹成，“中亚的俄罗斯人问题”，《历史月刊》（台北），第 122 期（1998 年 3 月），第 52 页。

罗斯划归给哈萨克。这两次的边界重划，为以后 1992 年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之间的外交关系投下巨大的变量。

第四阶段是 1970 年代以后，由欧洲区来的移民人数呈平稳的状态，甚至出现下滑的现象。以乌兹别克为例，1939 年至 1959 年的外来移民占全乌兹别克人口的 42%，1959 年至 1970 年就只剩下 10%，1971 年至 1976 年更只占了 4%。¹

俄罗斯人，包括其他说俄语的非俄罗斯人在中亚的移民大致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大都是技术工人、工程师、中小学教师、高等学术机构教授、研究人员、企业经理人、政府公共机构管理人、文艺及文化工作者。

第二、由于职业因素，俄罗斯人基本上是聚集在城市之中（这点，中亚五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不能忽略俄罗斯人的贡献），极少住在乡村地区。

第三、是与第二项有密切关系，俄罗斯人基本上与当地人的互动关系并不密切，以另一种方式来说，“本土化”的情况并不好。1980 年代-1990 年代吉尔吉斯的俄罗斯人中只有 1.2% 能说当地语言。互动的不良，事实上会造成俄罗斯人在中亚地区处于一种“孤岛”的状态。

这种大规模的迁移对迁移地区最立即可见的影响，表面上是人口结构上的改变，然而，内在的本质更引人注意。这些迁移的俄罗斯人并非暂时性而是“永久”地离开自己的传统历史区域，进入一个完成陌生的环境，进而变成少数民族，俄罗斯人旧有的历史根源记忆被截断，此种情形到第二、第三代的移民身上尤其明显。进一步而言，大部份俄罗斯移民居住的城市都是多民族的结构，虽然这种情况强化了城市的多元性格，但就另一方面来看，却也使俄罗斯人传统的脐带关系逐渐消失。

四、回归原因的真相

俄罗斯人的向外扩张行动到 1980 年代末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出现逆转，即是俄罗斯人的回归运动。

1990 年代俄罗斯人的回流俄罗斯是前苏联地区最重要的移民构成趋势。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 (Goskomstat RF)² 自 1989 年至 2001 年的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将 1992 年至 2000 年俄罗斯人自前苏联的所在国移出人口资料整理为下表 (6)。

表 6、1992 年-2000 年俄罗斯人的净移出数 (千人)

国家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白俄罗斯	-4.6	1.2	13.3	9.2	3.4	0.5	-2.3	-3.7	-1.6
摩尔多瓦	11.1	4.0	7.6	6.9	6.5	4.2	3.2	2.5	4.7
乌克兰	-12.3	38.6	101.3	64.9	61.8	46.6	35.2	13.9	21.0
亚塞拜然	35.1	22.9	19.0	15.7	12.3	7.6	4.4	2.3	1.8
亚美尼亚	5.6	6.4	4.6	2.4	1.6	1.0	0.9	0.6	0.6
乔治亚	29.6	33.8	24.2	14.2	9.1	5.5	4.5	3.3	3.0
吉尔吉斯	41.4	66.4	42.9	13.4	7.3	4.9	3.3	4.4	9.8
塔吉克	47.1	40.9	25.8	22.4	15.1	9.8	7.4	4.3	3.6
土库曼	10.9	6.7	13.0	12.2	14.0	9.8	5.8	4.5	4.0
乌兹别克	65.2	50.7	93.5	64.2	23.0	19.7	23.0	22.7	22.7
哈萨克	82.4	104.4	234.3	143.8	98.2	150.6	130.5	79.2	76.3
拉脱维亚	19.7	19.4	19.3	10.7	5.9	4.05	2.4	1.1	1.0
立陶宛	10.2	13.4	5.4	2.2	1.5	0.6	0.6	0.3	0.4
爱沙尼亚	18.7	10.6	8.2	6.2	4.1	2.25	1.0	0.2	0.3
总计	360.1	419.4	612.4	388.4	263.8	267.1	219.9	135.6	147.6

¹ 同前注。

² 已于 2004 年改组为「联邦统计局」(Federal'naia sluzhba gosudarstvennoj statistiki-Rosstat)。

数据源: *Chislennost' i sotsial'no-demograficheskie kharakteristiki russkogo naseleniia v respublikakh bybshego SSSR.*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4). pp. 30-36;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1995,*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5);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 1996,* (Moskva:Goskomstat RF, 1997);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 2000,* (Moskva: Goskomstat RF,2001);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 2001,* (Moskva:Goskomstat RF, 2002);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0 [-2001] goda.*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SFSR po dannym Vsesoiuznoj perepisi naseleniia 1989.* (Moskva: Goskomstat, 1990);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1999);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0);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 Stat.biul.* (Moskva: Goskomstat RF, 2002)

苏联的解体, 确实加快了俄罗斯人回流, 但是, 俄罗斯人的回流是否如俄罗斯官方、学界以及外界普遍的认为其原因来自于民族主义风潮爆发, 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 出现族群歧视, 以及人权损害的影响, 包括对俄罗斯公民与政治权的限制, 在公务、知识工作及其他范围排除俄语的使用?

若以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 造成俄罗斯人离开所在国家返回俄罗斯的最主要因素并非是上述的政治因素。请参考下列各统计表 7 至表 12 来说明:

表 7、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留在乌克兰的原因 1996 年 (%)

为何你不离开乌克兰	计
我出生在此, 是我的祖国	33
父母、子女和亲人住在这	52
较易生活, 生活水平较高	1
从事各种职业比较自由	1
已解决居住问题	27
较能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	1
比较供应充足	0
文化生活条件较好	1
没能力搬迁	20
换居所已经晚了	24
其他	3
难以回答	9

数据来源: 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112

表 8、摩尔多瓦的俄罗斯人不想离开摩尔多瓦的原因 1993 年 (%)

不想离开摩尔多瓦的原因	右岸		涅斯特区	
	城市区	乡村	城市区	乡村
我在此出生, 这是我的祖国	25	9	52	45
我的亲人住在这里	47	67	64	63
这里生活比较容易	1	1	2	1
这里没有住屋问题	24	2	11	9
这里选择工作较自由, 对生意较好	0	0	1	1
此地确保人权与自由	0	0	0	0
此地生活所需较为容易取得	0	2	1	0
此地文化生活条件较好	1	0	1	0
没钱迁移	39	7	10	8
换地方已晚了	24	22	22	7
其他	3	0	1	6

数据来源: 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230

表 9、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离开当地的原因 1993 年/1994 年 (%)

必须离开居住国的原因	俄罗斯人	
	立陶宛 1993 年	爱沙尼亚 1994 年
族际关系恶化	31	15
通过了损害俄罗斯人权益的法律	21	62
损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	24	13
苏联解体	32	7
经济情况不稳	38	25
失业	38	36
物价飞涨	28	10
住居有问题	6	8
无法继续学业及教导小孩	25	24
身体上受威胁	8	4
其他	9	1

数据来源: 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298

表 10、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不离开居住国的原因 1993 年/1994 年 (%)

不想离开居住国的原因	俄罗斯人	
	立陶宛 1993	爱沙尼亚 1994
出生在此, 是我的祖国	35	32
住着我的父母、亲人	37	42
生活较容易、生活水平较高	5	12
选择职业工作较自由	3	5
已解决居住问题	28	21
较保障人权及自由	0	2
供应较好	2	5
文化生活条件较好	4	10
没钱搬家	18	7
换居所已经晚了	19	20
其他	5	1

数据来源: S.S.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304;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p.131-132

表 11、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俄罗斯人移民的动机 1994 年 (%)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对小孩没有看到未来	60	65
物资缺乏	47	59
工作、居留上有语言上的困难	30	12
想和自己同胞住	27	12
由于民族政策改变了俄罗斯人地位	23	23
亲友离开	23	12
有生命危险(含亲人)	13	18
俄罗斯人在这种环境不可能留下来	0	12
生态环境不好	7	6

数据来源: N.M. Lebedeva,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ologicheskij analiz*. p.201, 231, 232

表 12、哈萨克的俄罗斯人移出哈萨克原因 1994 年

原因	%
经济情况不稳	15
失业	6
物价飞涨	5
住居问题	3
通过了损害人权的法律	6
无法继续学业	2
族群关系恶化	13

身体伤害的威胁	1
难以适应新生活	3
损害少数民族权益	3
其他	5
难以回答	3

数据来源: S.S.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p.398;
G.S.Viktovskaia, *Vynuzhdennaia migratsia: Problemy I prospektivy*.(Moskva:Nauka,1993).p.117

由上述调查来看,离开当地国的因素是以“经济生活”为最大宗,包括“经济情况不稳”,“失业”,“物价飞涨”等,经济现实因素对于俄罗斯人选择维持现状的影响超过政治上的族群冲突的问题。一般在研究民族冲突课题时,时常被视为假设前提的族群政治因素,在上述调查中,并没有想象中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点,在国内学者以往的研究中也触及到这个事实。¹

至于俄罗斯人选择不离开的因素,则是牵涉到感情血缘的本质因素,例如,“住着我的父母、亲人”,“我的亲人住在这里”,甚至有人纯粹是因为将出生地视为“祖国”。原生因素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实是构成族群意识与形塑的基本因子。如果排除原生因素的存在,则理性选择与建构的操作过程会缺少使用的工具。

但是,族群藉由原生因素而产生出对“祖国”的想象会成为一种真实存在,抑或只是一种意象,取决于必需有“祖国”的现实存在为前提才得以实现。就俄罗斯人的案例来看,“祖国”只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高于实际性。

五、“祖国的消失”与“想象的祖国”

何谓“祖国”?“祖国”是否真实存在?俄罗斯人对“祖国”的认知反映在下列统计表 13 至表 16:

表 13、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关于“祖国”的认知(1996 年)(%)

民族	“祖国”的定义					合计
	前苏联	乌克兰	俄罗斯	其他	难以回答	
俄罗斯人	56	21	10	5	8	100
乌克兰人	30	63	1	2	4	100

数据来源: 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p.54

表 14、俄罗斯人与摩尔多瓦人对“祖国”的认知(一)(1981 年)(%)

祖国是指(1981 年)	俄罗斯人	摩尔多瓦人
苏联	85	76
摩尔多瓦	9	21
俄罗斯	4	0
难以回答/拒答	2	3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 *Moldova: Stolichnye zhiteley*. (Moskva: IEA RAN, 1994). p. 231

表 15、俄罗斯人与摩尔多瓦人对“祖国”的认知(二)(1993 年/1996 年)(%)

何谓祖国	右岸区					涅斯特区			
	俄罗斯人		摩尔多瓦人			俄罗斯人		摩尔多瓦人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1993	1996	1993	1993	1996	1993	1993	1993	1993

¹ 参见洪茂雄,“论中、东欧国家的族群关系:融合或对立”,《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第十一卷第一期(2003 年 6 月),第 30 页。

前苏联	68	66	85	8	17	31	78	84	57	75
摩尔多瓦	9	9	9	85	40	56	0	0	25	23
俄罗斯	19	18	6	2	0	2	15	10	0	2
其他	1	4	0	5	1	8	4	4	0	0
难以回答/拒答	3	3	0	0	42	3	3	2	18	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 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164

表 16、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对何谓“祖国”的认知?(%)

何谓祖国	立陶宛 1993		爱沙尼亚 1994	
	俄罗斯人	立陶宛人	俄罗斯人	爱沙尼亚人
前苏联	47	0	40	4
居住国	19	98	25	83
俄罗斯	24	0	20	0
其他	4	0	6	12
难以回答/拒答	6	2	9	1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 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252

明显的, 根据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调查, 大部份在前苏联的俄罗斯人并不认为俄罗斯是自己的祖国 (rodina), 自己的祖国是“苏联”。再加上苏联时期带来国际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 因此, 在他们自我认同中, 较认为自己是苏联人, 而非俄罗斯人。¹也因此, 在苏联时代结束前, 俄罗斯人反而没有向其他民族般一直强烈的要求有自己的民族政府。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人中已有不少人已经认同居住国是自己的祖国。

境外俄罗斯人中超过一半是出生在居住国, 其生活的习惯、态度以及行为早已深受居住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俄罗斯人而言, 俄罗斯的连接意义只在语言以及出身来源, 也因此, 所谓“回返历史故居地”的事情对这些俄罗斯人而言, 并不单单只是经济、物质生活上的转变, 而是对其根深蒂固的习惯与完整性的切断造成文化上的疏离。²

既然“祖国”不是 1991 年后的俄罗斯联邦且俄罗斯人的回归本质又是以经济现实为主, 则俄罗斯国家的政策正与俄罗斯人的回归本质互为表里。

虽然在“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纲领”(Kontseptsiia gosudarstvennoj natsional'noj politiki Rossijskoj Federatsii) 中使用“同胞”(sootchestvenniki) 一词形容俄罗斯人, 并且开宗明义表示对些“同胞”的任务与责任在于“协助支持其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发展”。³换言之, 俄罗斯既有的方案, 是协助俄罗斯人留在当地, 透过其影响力, 而使当地国能与俄罗斯之间有较紧密的整合关系。⁴而所谓的来自俄罗斯政府的支持, 包括了补助儿童到俄罗斯境内的休闲渡假营地休假、提供俄语教师技能进修、补助俄语社团刊物出版等等。⁵但这作为并不切实际。因为回归者真正的问题不是在“文化认同感”与“政治认同感”, 而是在“经济压力”, 特需要“固定的工作”(postoiannaia rabota)。⁶

¹ G.S.Danisova, *Etnicheskij faktor v politicheskoi zhizni Rossii 90-kh godov*. (Rostov-na-Donu: Fineks, 1996), p. 60

² V.Sikevich, *Emotsiologii: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i mezhnatsional'nye konflikty*. (SPb: CPbGU, 1994), pp. 120-121.

³ V.A.Mikhailov, *Natsional'naia politika Rossii: Istoriia i sovremennost'*. (Moskva: Russkij mir, 1997), pp. 649-650.

⁴ G.Iu.Sitnianskij, *Russkie v SNG-Zdes' i tam. Po povodu novogo zakona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Moskva: IEA RAN, 2003) . p. 8

⁵ V.A.Mikhailov, *Natsional'naia politika Rossii: Istoriia i sovremennost'*. p. 649

⁶ Zh. Zaionchkovskaia, "Vynuzhdennye migranty iz stran SNG i Baltii v Rossii",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18 (1997/4), p. 3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18.pdf>; G.Vitkovskaia, "Desiat' let vynuzhdennykh migratsij v Rossiiu",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 32 (1998/11), p. 4,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32.pdf>.

这种非积极性亦表现在政府承诺上，例如，2000年裁撤了“独立国协事务部”（*Ministerstvo po delam SNG*），2001年春天则是停止所有的联邦移民计划，并且将类似预算自联邦常年预算中删除。¹以“俄罗斯联邦国籍法”（*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中关于国籍的取得，回归后的条件与程序而言，已经排除了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中关于俄罗斯同胞回归俄罗斯的自然性。²因为，新国籍法中不以“国家责任”为前提，接受前苏联的散居俄罗斯人自动成为俄罗斯公民，而是限制出许多先决条件，导致许多俄罗斯人在取得俄罗斯国籍上发生困难。例如，第13条-1-B中先要求必须当事人有合法收入。³

俄罗斯政府的政策不在于创造一种必要的社会环境条件为这些俄罗斯人的返乡做准备，而是尽可能地在支持俄罗斯人与祖国联接的借口下，使俄罗斯人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返乡运动，造成俄罗斯政府内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压力与议题。⁴

六、“新祖国”的现实与妥协

6-1、国籍选择的妥协

面对前苏联各共和国的国家建构，俄罗斯人能有的选择（或是可以称之为出路）其实并不多，可能性基本上只有三种。首先，离开；第二，融入并同化入当地文化，但是这意味着民族文化与特质的消失；第三，合作，也就是加入当地社团的团体保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上述三种可能性中，离开居住国的先决条件在于俄罗斯政府的积极性，如果俄罗斯政府无法提供有效援助，俄罗斯人的选择就不多，这其中的现实性已如前述。⁵唯一的可能，是在与政治的妥协中，在居住国正面的态度下尽量的保存社会文化的本质，这包括了政治上国籍的归属，自我民族文化的保持以及向当地主体民族社会文化的趋近。这部分，如果所在国的态度与立场是正面的，则俄罗斯人停留的可能性相对会提高。

居住国的态度并非没有对俄罗斯人采正面立场的国家，如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 Nazarbaev）在谈到关于俄罗斯人的问题时，提到了哈萨克的基本态度，他认为，“如果我们无法排除对那些曾经与我们父祖一起生活，日后和我们子孙一起生活的俄罗斯人的欺辱态度，则我们会成为匪类（*mankurt*）”。⁶对于哈萨克而言，其国家目标是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稳定性上达到各民族的友好互谅与尊重。亚美尼亚更揭橥“在任何情形下，俄罗斯与亚美尼亚，俄罗斯人民与亚美尼亚人民永远是兄弟”。（*No v liubom sluchae, Rossiia i Armeniia, russkij u armianskij naroda*

¹ T. Tkachuk, “Biurokraty ssoriatsia-sootechnestvennik stradaui”. *Nezavisimaia gazeta* (Moskva). 10. iulia. 2001, p. 2

² K. F. zatulin, “Tsarstvo razdelivsheesia v sebe”. *Literaturnaia gazeta* (Moskva), 12-18 sentiabria, 2001, pp. 3-5

³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Or 31 maia, 2002 r. № 62-FZ”

⁴ 自2006年起，俄罗斯联邦政府准备开始积极的推动境外同胞返乡计划，初步构想是吸引境外俄罗斯人回国并安置在西伯利亚地区，但其最终目的不是在履践祖国的责任与义务，而是要弥补俄罗斯因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数下降局势下俄罗斯欠缺的劳动生产力。其构想可参考总统普京于2006年答复公民提问的回答。“Putin na linii-2006. Stenogramma otvetov Prezidenta RF na voprosy grazhdan” <http://lenta.ru/articles/2006/10/25/putin/>. 2006年6月22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第637I号令“关于境外居留同胞自愿迁居俄罗斯联邦的协助办法”（*Ukaz O merakh po okazaniiu sodejstviia dobrovol'nomu pereseleniiu v Rossijskuiu Federatsiiu sootechnestvennikov, prozhivaiushchikh za rubezhom Prezidenta Rossijskoj Federatsii ot 22.06.2006 N637I*）中明白揭示，政策方向在“根据俄罗斯区域发展的需求”（*s potrebnoostiami razvitiia rossijskikh regionov*）。<http://www.fmsrf.ru/news.asp?id=49>

⁵ 至于最极端的可能性一抗衡，也就是寻求自治、自决、独立或是归并于俄罗斯联邦。但是衡诸俄罗斯的基本政策，除了俄罗斯的自我内部利益考虑外，出现这种可本身也会冲击俄罗斯与独立国协的外交关系，这会是俄罗斯政府最不愿意见到的现象。因此这种抗衡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哈萨克北部俄罗斯人社团自1991年起推动的自治或合并运动不了了之，最大的因素即是缺乏外部支持的可能。而延续迄今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共和国，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共和国（*Abkhazii*），阿扎利亚共和国（*Adzharii*），南奥塞梯共和国（*Iuzhnaia Osetiia*）以及摩尔多瓦的涅斯特共和国（*Pridnestrovskaia Moldavskaia Pespública*）的纷扰都是俄罗斯外交上的棘手问题。

⁶ N. Nazarbaev, “Strategiia zdravogo smysla”. *Sovetskaia Rossiia* (Moskva). 13. fevralia, 1999, p. 6

ostanutsia pobratimami.)。¹

在乌克兰的相关调查中也反映出居住国的正面态度与俄罗斯人选择的可能关联，请参下表 17 及表 18:

表 17、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变化 1996 年（一）

民族	独立后，乌克兰政府对俄罗斯人态度的意见%					
	显著改善	有些改善	没变化	有些变坏	显著变坏	难以回答
俄罗斯人	0	1	57	19	12	11
乌克兰人	1	2	63	14	8	12

数据来源：S. 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84

表 18、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变化 1996 年（二）

民族	独立后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态度%					
	明显改善	有些改善	没变化	有些变坏	明显变坏	难以回答
俄罗斯人	0	1	70	14	10	5
乌克兰人	1	1	71	15	5	7

数据来源：S.S.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p.85

表 19、选择国籍的意愿 1996 年（%）

民族	住在乌克兰若有选择的可能性，哪种国籍你会选择？				
	乌克兰	俄罗斯	双重	难以回答	合计
俄罗斯人	20	9	66	5	100
乌克兰人	66	1	29	6	100

数据来源：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55

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情感上的保持稳定，使俄罗斯人在国籍选择上出现多样性的可能，俄罗斯人选择乌克兰国籍者，甚至比选择俄罗斯国籍的还多。

由前述的例子来看，政治与社会上的与族际紧张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所在国的政府与当地居民对俄罗斯人采取正面的态度与立场，无疑的，会促使俄罗斯人留在当地进而发生在地化与本土化。前列俄罗斯人的移出因素中，族际冲突问题不这么明显事实上与此有关，因为在移出的考虑中族际冲突因素已证实并不突出。波罗的海三国的情形无疑的亦是如此。²笔者在 2006 年夏天，于中亚地区实地观察到的族际互动，与俄语使用现况的调查结果也大致符合这种结论。³以往关于政治社会冲突中这种族际关系因素的放大，就一方面来说，族群意识解释的模

¹ V.P.Illarionov,O.A.Galust'ian,*Rossiiia i Armeniia.Razmyshleniia o proshlom,nastoiashchem i budushchem*.(Moskva:OLMA-PRESS, 2003). p.115

² 洪茂雄，“论中、东欧国家的族群关系：融合或对立”。第 37，39 页。

³ 结论根据与下列与谈人访谈的结果：

姓名	性别 / 年龄	职业 / 教育程度	族群	地区	时间	地点
Nina Vlas'evna Kashina	女/55	艺术博物馆导览/专科	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塔什干 (Tashkent)	2006/06/29	Ul.Massev Chrdantseva-1 d.10,kv.30
Sergej Shubin	男/20	店商/大肆	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布哈拉 (Bukhara)	2006/07/02	Ul.Mustakillik, d.29,kv.15
Sasha Syrynov	男/49	经理/专毕	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那沃 (Navoj)	2006/07/03	Aidar Kul, Navo
Natasha	女/20	学生/大肆	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塔什干	2006/07/05	Ul.Amira Temura,60A
Iana	女/20	学生/大肆	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塔什干	2006/07/05	Ul.Amira Temura,60A
Elena Zhdanova	女/56	退休/专毕	俄罗斯人	吉尔吉斯—卡拉巴尔塔 (Karabalta)	2006/07/08	Pereulok Sadovyj,d.6,kv.45

型如同所有的社会科学模型，不能全面的适用在所有的案例分析上。尤其，个人经验常因为投射作用出现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移转现象——也就是会把对某人的情绪憎恶无限的扩大解释为对特定国家或族群的个别好恶，这也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互为彼用的基本解释。

有趣的是，自乌克兰以降，各地俄罗斯人的国籍选择都是以双重国籍为第一优先，摩尔多瓦、波罗的海区与高加索区皆然。如下统计表 20 至表 22 所示：

表 20、国籍选择 1996 年（%）

留在摩尔多瓦，哪种国籍你较选择	俄罗斯人	摩尔多瓦人
摩尔多瓦	6	64
俄罗斯	2	3
双重	89	24
难以回答/拒答	3	9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163;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 35

表 21、立陶宛与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国籍选择 1993 年/1994 年（%）

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哪个国籍	立陶宛(1993)	爱沙尼亚(1994)
居住所在的国家国籍	23	20
俄罗斯	8	9
双重	67	69
难以回答/拒答	2	2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250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 35

表 22、俄罗斯人对国籍的期望与实际状况 1994 年（%）

国籍	实际	期望	国籍	实际	期望
阿塞拜疆	47	0	亚美尼亚	76	6
俄罗斯	13	73	俄罗斯	18	43
双重	0	13	苏联	0	15
不确定	40	14	双重	0	27
合计	100	100	未答	6	9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N.M. Lebedeva,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ologicheskij analiz.* p.200,230

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在国籍选择议题上都以双重国籍为第一优先，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解释俄罗斯人与俄罗斯联邦之间政治意识关联上的脆弱性，亦反映出受居住国的现实影响。当然，

Iurij Guliaev	男/41	公交车司机 中毕	俄罗斯人	哈萨克—江布尔 (Dzhanbul')	2006/07/06	Ul. Lenina, 173 Kara-su, Kordaj
Aleksej(Arkadij Valer'evich Voloshin)	男/30	神父/神学院	俄罗斯人	哈萨克—阿拉木图 (Almaty)	2006/07/10	Ul. Rozibakieva, d.208, kv.5
Sveta Zviagintseva	女/36	店员/中毕	俄罗斯人	哈萨克—阿拉木图	2006/07/10	Ul. Kazakpaeva, 38

与谈人系在当地利用滚雪球的方式访得，因此在性别，职业，教育程度，族群属性与年龄分布上并不一定符合实际的人口比例结构，其访谈结果主要用做辅助说明的参考资料。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大致上可以归纳出一种趋势，对 1990 年以后居留国的政治社会情势抱持悲观或乐观态度的和其出生地，年龄有一定相关性。大致上，在当地出生的年轻人的态度比较正面。例如，Sergej Shubin、Sasha Syrynov、Iurij Guliaev 等人都属俄罗斯人移民的第二代与第三代，在谈到政治文化处境时都较正面，但是像 Nina Vlas'evna Kashina 是 1970 年代才自欧俄移民至塔什干者，明显的比较悲观。这部分因为是简单的归纳，仅做为参考，若要深入了解尚需更长时间深入的分析。

也必考虑俄罗斯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投机性质，也就是把在政治上做利益选择与文化认同上的必要做妥协。换言之，在不得不做政治妥协的现实下，尽可能的保有文化的自主性。

6-2、向主体文化的趋近—政治与社会文化上的妥协

无论俄罗斯人在面对各共和国的建构过程中，是否带有一些政治的投机性，但是面对俄罗斯的难有作为以及本身的在地生活经验与历史，俄罗斯人向主体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贴近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我们可以由调查中了解这个趋向，请参考表 23-表 29：

表 23、学习语言的选择 1996 年（%）

民族	你愿意让你的小孩进入哪种学校%			
	乌克兰语学校	俄语学校	其他	难以回答
俄罗斯人	18	59	10	13
乌克兰人	64	19	5	12

数据来源：S.S.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77

表 24、了解语言的必要性（%）

住在当地国的俄罗斯人 是否需要懂得主体民族语言	立陶宛 1993 年		爱沙尼亚 1994 年	
	俄罗斯人	立陶宛人	俄罗斯人	爱沙尼亚人
是	89	96	89	97
否	2	1	9	2
难以回答/拒答	9	3	2	1
合计	100	100	100	100
为何你会认为需要了解？				
否则很难继续工作	65	49	51	48
否则不能受高等教育	39	15	22	23
否则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沟通	47	45	24	26
否则很难融入当地生活	30	52	32	23
其他	7	3	9	2
难以回答/拒答	2	3	3	3

数据来源：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261;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kh. pp.108-109

表 25、在俄语学校教授科目 1993 年/1994 年（%）

在俄罗斯学校必要教授 主体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	立陶宛 1993		爱沙尼亚 1994	
	俄罗斯人	立陶宛人	俄罗斯人	爱沙尼亚人
绝对必要	89	92	68	71
只教语言	6	6	25	15
能免则免，小孩负担过大	2	1	4	2
其他	1	0	1	1
难以回答/拒答	2	1	2	11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S.S.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263

表 26、是否哈萨克总统要能流利使用哈萨克语（%）

是否哈萨克总统要能流利使用哈萨克语	俄罗斯人	哈萨克人
完全或相当赞成	80	93
完全或相当不赞成	14	4
难以回答或未答	6	3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byor sud'by.* p. 373

表 27、是否同意哈萨克总统必须是哈萨克人 (%)

是否同意哈萨克总统必须是哈萨克人	俄罗斯人	哈萨克人
完全或相当赞成	30	81
完全或相当不赞成	60	14
难以回答或未答	10	5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 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373

表 28、俄罗斯人与吉尔吉斯人的态度 1992 年 (%)

是否有必要在俄语学校教授吉尔吉斯语、文化、历史	俄罗斯人	吉尔吉斯人
绝对必要	45	64
只需吉尔吉斯语	24	16
可免, 小孩负担过重	16	2
其他	2	-
难以回答或未答	13	18
合计	100	100

数据来源: 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376

表 29、为小孩选择族籍 1996 年 (%)

民族	你会为你的小孩选择哪种族籍					合计
	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	小孩自己选	无所谓	难以回答	
俄罗斯人	30.5	48	2.5	7.5	11.5	100
乌克兰人	84	6.25	1	3.5	6	100

数据来源: S.S. Savoskul,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bor sud'by.* p. 97

表 23 显示的结果似乎与俄罗斯人向主体文化贴近的情况冲突, 然而, 由另一个角度来看, 当一个俄罗斯人的公民身份由苏联籍转换为居留国国籍时, 俄罗斯语学校的设立与保存是前苏联各地区俄罗斯人一致的诉求, 由乌克兰到波罗的海, 由中亚到高加索区无一例外。因为那不仅是生活上的实际存在, 亦是感情上的期望, 这种期望又会影响俄罗斯人的政治立场。乌克兰橘色革命前后, 俄罗斯人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地区党 (Partiia regionov) 的亚努科维奇 (V. Yanukovich), 原因即在于亚努科维奇在对俄罗斯人采取较尤先科 (V. Iushchenko) 更开放与多元的态度, 当俄罗斯人决定接受乌克兰国籍成为乌克兰公民的背景下, 亚努科维奇允许或保证俄罗斯人仍有俄罗斯语学校可以就学的政策, 自然会比尤申科强调乌克兰化的政策受俄罗斯人欢迎。

由前述的调查中可以看出, 俄罗斯人在表现自己向主体民族文化贴近时, 最常选择的方式是“学习或是了解主体民族的语言”。但是, 影响俄罗斯人所以会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因素, 无疑的仍是以能否继续工作, 受教育及日常生活便利性为主要考虑。语言这种原生性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具有强烈的工具性格。此外, 在表 29 中, 近 1/3 的俄罗斯人在为其子女做族籍选择时, 竟会选择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这种情形的发生, 来自于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本属一个文化范畴, 彼此界线并没有如俄罗斯人与高加索人、中亚人那般的清楚。同属斯拉夫系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及习惯使用俄语的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与俄罗斯人在文化特质上彼此较接近, 常会被当地人归于同一范畴之内。“讲俄语人”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Russkoiazychnye) 概念与名词在 1990 年代初期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即来自于这种文化界限的模糊。¹再者, 对留居当地的俄罗斯人而言, 最好的保护当是尽可能的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与当地人达成一致。而这种过程, 对俄罗斯人而言, 在乌克兰或白俄罗斯会比在其它地区有较大的成功性。就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 认同的可转换性质在俄罗斯人的例子上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证明。

俄罗斯人的这种情况无疑的与俄罗斯联邦的政策目标相当一致的, 这也大致的说明, 第一、

¹ 这种集体的社会认知有时与科学上的客观数据无关, 例如, 俄罗斯人对车臣人、达吉斯坦人或印古什人, 奥塞梯人视为一个范畴的“高加索人”。车臣战争期间, 车臣人杀俘的标准也是笼统的以“斯拉夫人”为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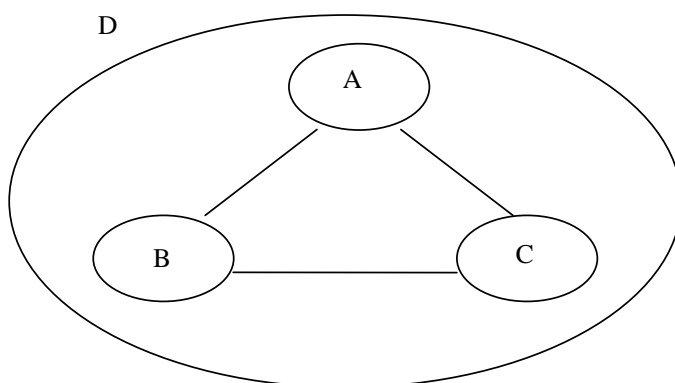
为何俄罗斯人的移民下降与“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纲领”的发布时间点的巧合以及，俄罗斯人问题在 1996 年后就不再是个尖锐的外交内政问题。第二，这个结果大致的解释了，为何俄罗斯联邦在处理返回的俄罗斯人的问题时并不是非常积极的原因—虚拟的感情想象无法替代实际的经济现实。在现实面上，强调民族主义，族群意识对居于少数俄罗斯人而言事实上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建立新的政治认同意识以超越当地国族群的文化认同意识乃是留居当地国者一种必然的工程。

七、结论

透过对俄罗斯人课题的理解，我们可以确定认同形塑上的两个事实—政治认同对血缘文化认同的超越以及族群身份与国籍归属的不对称性

以前者来看，政治上的选择，就俄罗斯人而言，表现出趋利的现实性与工具性格—俄罗斯人在国籍归属选择上纯粹以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作选择，因此双重国籍成了最受期待的结果：俄罗斯国籍可以，居住国国籍的取得亦然。2006 年夏天，我们观察到的俄罗斯人在拿哈萨克或乌兹别克或吉尔吉斯护照时，清清楚楚的理解自己这种族群认同性未与政治认同性重迭而出现的族群身份与国籍归属的不对称性。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说明：



D = A. B. C 共同认同的最大范围—国家 / 国籍的外在选择

A. B. C 则为内部不同背景条件的认同范围为内边缘—民族内在的各种条件

而就第二个事实来论，由前述的调查中可以理解，原生条件构成了族群文化认同的核心，这部分是一种无以取代的因素，这种原生因素会出现变化而转至模糊，是与一个具优势又与本身文化结构要素相接近的族群互动的结果。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罗的海、高加索等国出现不同的对应关系即与此有关。

认同范围是由内向外扩展的水波形式，“中心强，外围弱”。外围边缘的变动性由于其趋利的现实性格向来比内部原生本质的变动性要高。内边缘为一最小的单位，而外边缘则是最大的认同单位，这种现象具有矛盾中具有统一的辩证形式。

这种多重与不对称性的变化是一种“共生现象”。一群人不论其内在的原始差异性，在共同的政治选择下，不论其社会阶级、血缘、文化、语言差异性的存在，尽可能的让本体内政治与文化对立的可能降低，形成共生。这种外在条件再加上内部的自我调整的过程，就形成个人在民族

文化与国家政治的内外部的结构中的基本运作范式。

由这种认同的多元复合现象再进一步去面对对族婚姻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社会现实时，我们必需思考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在一个多元文化与多元族群建构的社会中，如果我们可以承认在自体中，在心理感情层次上可以存在着不同的认同，则我们在形式上是否能同时承认族群属性也是一种复合体？亦即，任何一人不应被迫放弃父母任何一边的身份选择，例如，当一个人的父亲是俄罗斯人，而母亲是亚美尼亚人时，其子女是否在其族群属性上成为复合的俄罗斯—亚美尼亚人，而毋须在其父或其母的族群属性中做一选择。在 2002 年的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中就族群属性部分，已经透露出这种发展的趋势。¹

对俄罗斯人这类课题的持续关注，有助于反思与了解台湾内部认同意识形塑发展的可能性与未来。

参考书目：

一、人口统计资料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1996, (Moskva:Goskomstat RF,1997)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2000, (Moskva:Goskomstat RF,2001)

Demograficheskij ezhegodnik RF..2001, (Moskva:Goskomstat RF,,2002)

Chislennost' i sotsial'no-demograficheskie kharakteristiki russkogo naseleniia v respublikakh bybshego SSSR. (Moskva:Goskomstat RF ,1994),pp.30-36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Stat.biul. (Moskva:Goskomstat RF,1999)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Stat.biul. (Moskva:Goskomstat RF,2000)

Chislennost' i migratsiia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Stat.biul. (Moskva:Goskomstat RF,2002)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0 goda (Moskva:Goskomstat ,1990)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1 goda (Moskva:Goskomstat ,1991)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2 goda. (Moskva:Goskomstat ,1992)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3 goda. (Moskva:Goskomstat ,1993)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4 goda. (Moskva:Goskomstat ,1994)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5 goda. (Moskva:Goskomstat ,1995)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6 goda. (Moskva:Goskomstat ,1996)

¹ V.Tishkov, "Perepis' naseleniia i meniaiushchiesia identichnosti", <http://www.antropotok.archipelag.ru/text/a132.htm>
在中亚的访谈中确实有出现这种复合式的自称出现，但数目尚不多，在 38 人有 3 人，如下：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教育程度	族群	地区	时间	地点
Gulya Khamidova	女/ 52	地方导游/ 大学	乌兹别克/ 塔吉克人	乌兹别克— 布哈拉	2006/06/30	St.Muminova, 8
Nina Tursunova	女/ 58	退休/ 专毕	爱沙尼亚/ 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 塔什干	2006/07/05	Ul.Ctroitel'naia, 24
Aigul' Otorbaeva	女/ 61	退休/ 专毕	吉尔吉斯/ 俄罗斯人	吉尔吉斯— 比什凯克 (Bishkek)	2006/07/08	Ul.Bokobaeva, d.2,kv.69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7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7)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8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8)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1999 goda. (Moskva: Goskomstat, 1999)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2000 goda. (Moskva: Goskomstat, 2000)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ossijskoj Federatsii[RSFSR] po gorodam, poselkam gorodskogo tipa i raionam na 1 ianvaria 2001 goda. (Moskva: Goskomstat, 2001)

Chislennost' naseleniia RSFSR po dannym Vsesoiuznoj perepisi naseleniia 1989.
(Moskva: Goskomstat, 1990)

二、法律与总统命令

" O reabilitatsii repressirovannykh narodov ot 24 aprelja 1991. №1107". *Sbornik zakonov Rossijskoj Federatsii. S izmeneniiami i dopolneniiami na 1 ianvaria 2000 goda.* (Moskva: Izdatel'stvo AST, 2000)

Ukaz O merakh po okazaniiu sodejstviia dobrovol'nomu pereseleniiu v Rossijskuiu Federatsiiu sootchestvennikov, prozhivaiushchikh za rubezhom Prezidenta Rossijskoj Federatsii ot 22.06.2006 №637I. <http://www.fmsrf.ru/news.asp?id=49>

"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Ot 31 maia, 2002 g. №62-FZ"

三、专书期刊

洪茂雄, 「论中、东欧国家的族群关系: 融合或对立」, *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第十一卷第一期 (2003年6月), 页 27-46

赵竹成, 「中亚的俄罗斯人问题」, *历史月刊* (台北), 第 122 期 (1998年3月), 页 51-57

Aasland, Aadne & Flotten, Tove, "Ethnic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stonia and Latv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53./7 (2000), pp.10-47

Chinn, Jeff & Kaiser, Robert, *Russian as the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Westview Press, Inc.,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 1996)

Kolstoe, Paul, *Russia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5)

Laitin, David D,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Alpatov, V.M., *150 iazykov i politika: 1917-2000. Sotsiologicheskie poblemy SSSR i postsoveyskogo prostranstva.* (Moskva: KRAFT+IV RA, 2000)

Barsenkov, A.S., Vdovin, A.I., Koretskii, V.A., *Russkij vopros v natsional'noj politike XX veka.* (Moskva: Moskovskij rabochij, 1993)

Viktovskaia, G.S., *Vynuzhdennaia migratsia: Problemy i prospektivy.* (Moskva: Nauka, 1993)

Vitkovskaia, G., "Desiat' let vynuzhdennykh migratsij v Rossiiu",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32 (1998/11), p.4.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32.pdf>

Danisova, G.S., *Eticheskij faktor v politicheskoj zhizni Rossii 90-kh godov.* (Rostov-na-Donu: Fineks, 1996)

Zaionchkovskaia, Zh., " Vynuzhdennye migranty iz stran SNG i Baltii v Rossii ",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18 (1997/4), p.3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18.pdf> K.F.zatulina, "Tsarstvo

- razdelivsheesia v sebe". *Literaturnaia gazeta*(Moskva),12-18 sentiabria,2001,pp.3-5
- Illarionov, V.P., Galust'ian, O.A., *Rossii i Armeniia. Razmyshleniia o proshlom, nastoiashchem i budushchem.* (Moskva:OLMA-PRESS, 2003).
- Lebedeva, N.M., *Novaia russkaia diaspora. Sotsial'no-psikhologicheskij analiz.* (Moskva:IEA RAN,1995).
- Mikhailov, V.A., *Natsional'naia politika Rossii: Istorii i sovremennost'.* (Moskva:Russkij mir,1997) .
- Moldova: Stolichnye zhiteley.* (Moskva:IEA RAN,1994).
- " Putin na linii- 2006. Stenogramma otvetov Prezidenta RF na voprosy grazhdan " <http://lenta.ru/articles/2006/10/25/putin/>
- Nazarbaev, N., "Strategiia zdravogo smysla". *Sovetskaia Rossiia*(Moskva).13. fevralia,1999.p.6
- Russkie v novom zarubezh'e. Itogi etnosota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v tsifrah.* (Moskva: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1996).
- Savoskul, S.S., *Russkie novogo zarubezh'ia. Vychor sud'by .* (Moskva:Nauka,2001).
- Sikevich, Z.V. *Etnosotaiologii: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i mezhnatsional'nye konflikty.* (SPb:CPbGU,1994) .
- Sikevich, Z.V., *Sotsiologia i psikhologia natsional'nykh otnoshenij.* (Sankt-Peterburg:Izdatel'stvo Mikhailova, V.A.,1999).
- Sitnianskij, G.Iu., *Russkie v SNG-Zdes' i tam. Po povodu novogo zakona "O grazhdanstve Rossijskoj Federatsii".* (Moskva:IEA RAN, 2003) .
- Tabolina, T.B., "Zarubezhnaia etnopolitologiia o sovremennykh mezhnatsional'nykh otnosheniiakh v SSSR", *Natsional'nye protsessy v SSSR.* (Moskva:Nauka,1991).pp.241-262
- Tishkov, V., Stepanov, V., "Rossijskaia perepis' v etnicheskom izmerenii". *Naselenie i obshchestvo*, №81 (2004/9) ,p.1. <http://www.demoscope.ru/acrobat/ps81.pdf>
- Tishkov, V., "Perepis' naseleniia i meniaiushchiesia identichnosti", <http://www.antropotok.archipelag.ru/text/a132.htm>
- Tkachuk, T. , "Biurokraty ssoriatsia-sootechestvennik stradaui". *Nezavisimaia gazeta.* (Moskva).10.iiulia.2001,p.2
- Cheshko, S.V., *Raspad Sovetskogo Soiuz. Etnopoliticheskij analiz.* (Moskva: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2000).
- Natsional'nye otnosheniia v razvitom sotsiolisticheskom obshchestve.* (Moskva:Mysl',1977).

【编者按】在 19 世纪，沙皇俄国始终处在一个从多部族封建大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的过程中，在历史上逐步被沙皇政权征服和统治的各个不同的群体在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下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各群体的语言差异、文化传统、经济活动类型、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程度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沙皇俄国的严酷的同化政策下，各群体人口的地理迁移和群体之间的血缘融合也在不同程度上陆续发生。“俄罗斯”、“乌克兰”等群体的定义和各自人口边界、地理边界也在不同时期随着当时的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演变。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乌克兰在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下被正式识别为一个“民族”并设立了“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主要加盟共和国之一，也是二战后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1991 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成为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并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约。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在原苏联“财产”的分割问题、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港口租借等问

题上一直存在着矛盾，一些乌克兰政治家们声称俄罗斯介入了乌克兰的政府选举，两国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平缓，这些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都使外部的人很难理解这两国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由于乌克兰在历史上与沙皇俄国、苏联和俄罗斯之间曾经存在的各方面的密切关系，乌克兰人的历史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问题一直是个“民族-族群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专题，而我国学术界对此很少关注。我们有兴趣的问题包括：目前在乌克兰国家内，有多少俄罗斯人？这些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如何看待解体前的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国家和俄罗斯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成员国家的乌克兰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些国家的当地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乌克兰人？

苏联在 20 世纪里经历了多次政治体制、国家边界的重大变动。十月革命后，波兰获得独立，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部分领土被划归波兰。二战胜利后，这些领土又重新划归苏联，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领土边界也有多次变动，这些重大的领土和身份变化都对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各族民众、前苏联各共和国境内的乌克兰人的认同问题带来了一定影响。可以说在 20 世纪里苏联经历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分裂是世界历史上取绝无仅有的，也为民族和族群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研究案例。

根据 1926 年原苏联人口统计，同属东斯拉夫文化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白俄罗斯人分别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 52%、21%、3%，在当时苏联各民族人口中列前三名，合计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 77%。¹ 可以认为，这三个群体是前苏联的核心成员。在前苏联时期，乌克兰长期反对“俄罗斯化”，民族情绪一直十分强烈。1991 年，原苏联社会政治发生动荡，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共同宣布“苏联解体”。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曼·施波尔卢克（Roman Szporluk）于 1975 年发表的《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及苏联范围内乌克兰民族的认同问题》²一文，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统计数字和一些分析思路，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乌克兰“民族”的历史沿革、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历史纠葛，理解为什么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理解为什么许多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国家持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认同。

原文约两万余字，未分章节，也没有小标题。现对该文缩译如下，省略部分主要是一些人口统计数据的细节分析及一些文学作品的引用。本文的译者为田鹏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论 文】

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及苏联范围内乌克兰民族的认同问题

¹ 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 25-44.

² 该文后重新收入作者 2000 年出版的个人文集。本文译自该文集。见：Roman Szporluk, “Chapter 3, Russians in Ukraine and Problems of Ukrainian Identity in the USSR”. In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2000, pp. 71-107. 原文参考文献及注解等采用尾注形式，译稿亦如此，脚注为译者所加。由于个别地名及人名在不同文献的中文翻译不尽一致，本文部分地名及人名采用中文英文对照形式（若同一词在上下文反复出现时，下文省略英文原文）。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其实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1926年，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有300余万，1959年为700余万，1970年为900余万。俄罗斯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假如乌克兰独立了，俄罗斯人或许可以被这样称呼。但乌克兰并不独立，俄罗斯人主要聚居地——顿巴斯(Donbas)以及克尔科夫(Kharkiv)都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边境接壤。

在这里列举通常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的那些数据没有什么意义。在乌克兰，俄罗斯人在共产党员、党的精英阶层，在学术界、管理层等所占的比例，都超过其在总人口的比例。在警察中甚至也是这样。俄罗斯人主要生活在城市，占城市人口的30%以上，而占总人口75%以上的乌克兰人仅占城市人口的60%。

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领导民族，这种领导是在俄罗斯化了的“民族人士”的协助下实现的。

上述两个特征其实适合所有民族。但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俄罗斯人与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或者乌兹别克人完全不同：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自基辅罗斯时代(kyivan Rus)之后开始融合，至十月革命之前已长达3个世纪以上。由于密切的相互接触与共同生活，俄罗斯及乌克兰人曾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在苏联其它民族中，只有白俄罗斯人有更为深刻的类似感受。因此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或者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而是将乌克兰这块土地看成自己的祖国。只是到了20世纪之后，那种原本只在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民族区别，才渐渐成为普通大众的意识。其原因就是20世纪之后，政府对两个民族的人为区别。

基于上述及其它原因，本文拟从更为宽泛的视角来讨论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并以他们在乌克兰的现状 & 地位来回答有关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问题——既包括乌克兰人在乌克兰的民族认同，也包括苏联范围内的乌克兰民族认同。因此，本文有一个双重题目：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及苏联境内乌克兰民族的认同问题。

众所周知，在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人都被视为俄罗斯人。不久前，爱沙尼亚一份秘密出版物(samizdat)抱怨有大量“俄罗斯移民”至爱沙尼亚。他们在统计时，就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包括在内。¹ 这真实地反映了这两个东斯拉夫民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作用。

波克史可夫斯基(V. V. Pokshishevsky)，是一个研究民族问题与城市化的专家，提出了一种很有用的民族分类方法，即根据某一民族在其加盟共和国之外与俄罗斯族的关系来分类，其结论为：在中亚及高加索，乌克兰人传统上是俄罗斯人的“同路人”，当地土著人口一直将乌克兰人视作俄罗斯人。² 另一专家阿姆斯特朗(John A. Armstrong)曾认为乌克兰人相当于俄罗斯的“小兄弟”，称“小”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动员水平相对低，称“兄弟”是因为他们在主要文化方面与俄罗斯相似。阿姆斯特朗认为，苏联政府尤其强化了对乌克兰的一体化努力。在阿姆斯特朗看来，苏联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提高“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地位。³ 阿姆斯特朗这一观点的证据在于：农民是维持乌克兰民族特征的主要群体，提高农民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将巩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兄弟”关系。

本文认为：乌克兰人成为俄罗斯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或者乌兹别克等进行俄罗斯化的助手，与乌克兰境内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各自地位有关。也就是说，俄罗斯人与城市相联系，而乌克兰人则代表着农村。如果乌克兰人上升进入技术员、科学家等职业，他们就俄罗斯化了(至少在语言方面如此)，其工作范围将扩大至整个苏联。一旦他们离开乌克兰，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他们都在发挥俄罗斯人的作用。党中央似乎明白：为保持乌克兰文化及乌克兰民族与农村之间的

联系，相对于俄罗斯人是城市及现代性的象征，那些不再符合“乡村”特征的乌克兰人应该被派往乌克兰之外的地区。否则就难以解释这一事实：苏联成立已有 60 年之久，而乌克兰人在乌克兰科学界干部当中勉强占到 50%，而全苏联三分之一以上乌克兰籍的科学干部却在其它加盟共和国工作。

那么，以上与苏联范围内的乌克兰民族认同问题有什么联系呢？

本文认为：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文化在乌克兰所享有的地位，在乌克兰之外也同样享有。在乌克兰，俄罗斯人及俄语享有优势地位。在与交流时，人们会期待俄罗斯人使用俄语，而他们也确实如此。而在乌克兰之外，乌克兰人却被剥夺了所有的民族权利。而且，由于乌克兰的现代文化——尤其是科学与技术——都是俄语世界，乌克兰语只限于文学及人文领域。

这里，我拟从两个视角分析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从历史角度——近代乌克兰作为一个政治的、民族的以及地理的概念的产生以及其现实状况；从特殊视角——在与乌克兰人的关系中，俄罗斯人作为推动现代性的这一角色。因此，我们的讨论将围绕下面问题展开。首先，乌克兰指的是什么？当今我们所了解的苏维埃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起源如何？第二，在多大程度上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可以被视作唯一的现代性力量，以及将乌克兰人的现代性视为需要通过俄罗斯化才能获得？或者，乌克兰是否是一个有着明确特征的民族，有能力发展其自身特定形式的现代性？是否可以依然将乌克兰人与农村及乡村生活相联系，而俄罗斯人则代表着现代性、都市文化？或者是否有证据显示，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已经不再符合当今乌克兰境内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相互关系？

那么，“乌克兰”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大约有 30 年历史。它现有的西部各州在 1944-1945 年才并入苏联（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沃利尼，罗夫诺，切尔诺夫策以及外喀尔巴千¹）。克里米亚（Crimea）在 10 年之后，即 1954 年并入乌克兰。在 1939 年之前，当其西扩开始时，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大约有 20 年的历史。其 1939 年之前的边界，直到 1920 年的苏联-波兰战争之后才基本确定（在 1923 年，塔甘罗格及沙赫特两个地区划分给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²）。

1917 年 3 月之后至苏联建立之前，乌克兰并没有确定的边界。海特曼·斯特洛帕德斯基（Hetman Skoropadsky）管辖下的区域或许是最为稳定的部分：它经历了 1918 年春至 1918 年 12 月的德国占领。海特曼垮台后，在整个 1919 年间，不同力量在乌克兰角逐：乌克兰人、共产党人、白俄，当地派系力量，以及黑海地区的盟军。

在海特曼之前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最初是自治，只是在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垮台之后，事实上独立了，并于 1918 年 1 月正式宣布独立。但基辅政府有效控制的地区并不确定，其实际管辖的区域不超过当今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东南部及南部——即顿巴斯（Donbas），以及像敖德萨（Odessa），赫尔松（Kherson），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克里沃罗格（Kryvyi Rih），或者扎波罗热（Zaporizhia）等城市。在此之前，临时政府于 1917 年夏天确认的乌克兰自治范围包括下列 5 个省：基辅，沃利尼（Volyn），波多里亚（Podillia），波尔塔瓦（Poltava）以及切尔尼戈夫（Chernihiv）（无后者北部各县）。诸如克尔科夫（Kharkiv）、敖德萨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些中心不包括在内。⁴ 在那个时候，即使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也不能明确指出那些地区可以算是乌克兰的领土，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乌克兰是什么？从原则上讲，答案很简单：当时乌克兰的“民族地理”领土，通常被认为指农民人口大部分是乌克兰人的地区。但是城市该如何划分呢？显然不是乌克兰的“民族地理”区域。敖德萨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吗？乌克兰人

¹ 相应地名的英文原文：利沃夫（Lviv），捷尔诺波尔（Ternopil），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沃利尼（Volyn），罗夫诺（Rivne），切尔诺夫策（Chernivtsi），外喀尔巴千（Transcarpathia）。

² 塔甘罗格及沙赫特的英语原文为 Taganrog, Shakhty。

仅占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难怪不仅其许多居民，就是一些乌克兰人也认为“敖德萨不是乌克兰城市”。

在现在看来，在那个时期，无论是从行政管理、政治、经济方面，或是人们的观念上，乌克兰都不是一个整体——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在这个区域拥有明显优势。当然，基辅是最有名以及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但无论敖德萨（在 1917 年之前其人口更多些），或者克尔科夫，或者顿巴斯至克里沃罗格（Donbas-Kryvyi Rih）一带的城市，并不习惯于将基辅视为其首都。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基辅人（Kyivans）与克特瑞那斯拉人（Katerynoslavians）曾分裂为两个苏维埃阵营并企图从乌克兰脱离，成立两个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以上这些例子与本文的讨论直接相关：当我们提起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时，我们必须了解乌克兰的具体情况。

在更早些时候呢？即在变化繁杂的 1917-1945 年之前呢？18 世纪乌克兰的自治区域，即海特曼史亚那（Hetmanschyna）以及扎波罗热哥萨克（Zaporizhian Cossacks）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珀尔塔瓦、切尔尼戈夫，以及基辅的部分区域。这些区域的西边，直到 1793-1795 年，属于波兰管辖。这些地区的东部，则在沙皇直接统治之下，其殖民过程由乌克兰独立完成，或者与俄罗斯人共同完成。这些区域包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克尔科夫及苏梅州（Sumy）。以上就是 18 世纪的领土状态。（在 17 世纪 1667 年乌克兰分割之前，1648 年事实上独立的乌克兰的领土延伸至第聂伯河以西，因此包括了现在的切尔卡瑟（Cherkasy）、文尼察（Vynnytsia）、日托米尔（Zhytomyr）州以及基辅。但不包括乌克兰西部地区。）⁵

上述所有的政治领土构成（也包括在此之前）都不曾到达黑海或者亚速夫海（the Azov Seas）沿岸，也不包括现在我们称之为顿巴斯的地区。同时也应该记住如下事实：乌克兰人只是在 18 世纪晚期、19 世纪以及 20 才开始在这一地区定居，与此同时，其它许多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以及德国人也在向此地移居，当时这些地区的政治或者行政地位与“老的乌克兰”（older Ukrainian）的领土并不相同。直到沙皇俄国垮台之前，乌克兰划分为若干个省，分别隶属于三个行政中心，即基辅，敖德萨及克尔科夫。这三大行政中心均在彼得堡当局的直接管辖之下。

虽然乌克兰人在这些新近定居的区域占绝大多数，但很有意思的是他们选择了农村，而不是城镇，主要从事农业。乌克兰人看起来并不愿意进入这些区域的城市（其实也包括乌克兰境内其它地区城市）。乌克兰农民似乎愿意移居到有足够土地可以从事农业的地方。

赫斯菲尔（A. Hirshfeld）在分析了 1897 年及 1926 年人口统计数据之后指出，从乌克兰移往俄罗斯帝国或者苏联其它地方的乌克兰人绝大部分受雇于农业领域，并且在移居后依然如此（当然也有白领工作的因素），而从俄罗斯各地区移居到乌克兰的绝大部分人则受雇成为产业工人。⁶1926 年人口统计所显示出的这种特征的移民，在 10 月革命之前亦如此，1897 年的人口统计就说明了这一点。赫斯菲尔希望未来乌克兰不再向往其它地方移民（他的书在 1930 年出版），乌克兰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能够在乌克兰的工业领域寻找工作。俄罗斯人从北部向乌克兰快速发展的城市移居，那里的工作机会不断增加，但并没有吸引乌克兰人。

由于这种不同的移民模式（也有其它一些因素，如乌克兰曾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民族是俄罗斯民族的“小俄罗斯”分支），城镇（这里主要指东部地区）以及乌克兰的农村在 1917-1921 年一系列革命性事件爆发之前，其种族及语言差异明显。有些学者认为，城市中俄罗斯人口占据优势，以及与之相应的城市缺乏乌克兰人，是那些年代乌克兰独立运动失败的决定性原因。⁷

1920 年代执行的“乌克兰化”政策曾有可能使得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部城镇区域与西部农村地区实现语言的统一，但这些政策在 30 年代就被放弃。正如沙利文（Robert S. Sullivan）分析的那样：“乌克兰长期以来的分割，即有典型俄罗斯特征的城镇及典型乌克兰风格

的农村基本没有变化”。按照他的观点，这种在**革命之前就形成的“显著的二元差别”——即东部有俄罗斯特征的城镇及西部乌克兰特征明显的农村——并没有因苏联的统治而改变。**“斯大林以及继任者都一致认为，无论城市采用何种语言规划，都要维持农村的乌克兰特征”。⁸

在此我们并不认同沙利文的如下观点：一旦城市的乌克兰化进程被政策性终止，由于社会的压力以及俄语的优势地位，俄罗斯化自然就会发生。对此，我们认为，在产生俄罗斯化的原因上，强迫的力量，包括恐怖以及流放，与其它方法一样有效。沙利文另一论点：“相比之下，俄罗斯化的程度，更多地反映出乌克兰城市化的进展以及苏联人口不断增加的流动性，而不是来自官方的俄罗斯化的政策。”⁹ 这一论点似乎忽视了斯大林时代为消除乌克兰城市中的乌克兰元素所采取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恐怖手段以及其它行政措施。无论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如何归因，沙利文关于乌克兰的二元结构在斯大林时期没有改变，并且在 1953 年之后的几年内依然存在的结论看上去是成立的。但现在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归纳现在是否还同样符合实际呢？

这里我们将乌克兰分为 6 个区域，即顿巴斯，南部，第聂伯河，东北部，中西部以及西部¹⁰，来对比分析 1959 年及 1970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口在乌克兰的不同地区增长极不平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超过 40%，南部稍低于 40%，而西部则在 10% 以下。其较高的增长率与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及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的增长率类似，而西部较低的增长率比立陶宛 16% 的增长率还要低。¹¹

考虑到上面这些区域绝大部分面积较大，与有些加盟共和国相当。这里有必要对数据在更小范围内进行分析，特别是都市人口在族群结构趋势方面的变化。人口向城市集中有多种原因，包括在苏联似乎还将持续的城市化，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特殊性。在分析时，我们会从历史以及现实两个角度留意俄罗斯—乌克兰关系中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特征。

从族群角度看，顿巴斯（Donbas）地区的城市有什么变化呢？¹²

11 年间，该地区乌克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55.56% 下降至 53.08%，视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人口从 44.42 下降至 31.89%。城市的下降更明显：以乌克兰语为母语的人口比例从 39.39% 下降至 30.55%。而以俄语为母语的比重，包括乌克兰人、希腊人等，从 58.67% 上升至 65.38%。不仅比例发生变化，相应的绝对人口数字也在变化，无论在顿巴斯的城镇及农村，使用乌克兰语的人数都在减少，而使用俄语的人数在增加。在城市，乌克兰语使用者减少了 1.86%，而俄语使用者增加了 30.31%，仅就乌克兰族群而言，其总人口增加了 12.32%（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增加为 23.77%），其中使用乌克兰语的比例下降了 1.89%，而自称以俄语为母语者增加了 54.81%。在 1959 年，25.09% 生活在该地区城市的乌克兰人以俄语为其母语，而到了 1970 年，这一比例为 34.54%，增长将近 10%。**按照这样的增长率，到 2056 年，该地区城市中的所有乌克兰人都将以俄语为其第一语言。**此外，在这一区域，将乌克兰语视作第一语言，或者将其视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分别占总人口比例的 56.74% 及城市人口的 53.55%。相比之下，以俄语为母语或懂俄语的人，则分别占总人口比例的 83.64% 及城市人口的 87.77%。这里存在着俄语及乌克兰语的相互双语现象：绝大部分使用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都懂俄语。只有在农村，大部分使用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不懂俄语（该地区农村人口 613,383 人，仅占其总人口的 12%。）。在城市，根据 1970 年人口统计，除 738,182 名乌克兰人以俄语为其母语外，另有 891,879 名乌克兰人表示熟悉俄语。这样仅余 506,772 名乌克兰人，也就是城市人口的 23.71% 不讲俄语。看起来，顿巴斯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俄语的人数在增加。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的比例也在增加。顿巴斯的今天是否就是乌克兰的未来呢？

在分析其它地区族群之前，在此简要提及两位苏联学者关于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元素与乌克兰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库尔曼（Kurman）以及莱彼津斯基（Lebedinsky），二者合出了一本关于克尔科夫（Kharkiv）的专著。他们在书中承认，俄罗斯至乌克兰的移民，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结构及社会变化过程，同

时也直接使用了国家力量及歧视性手段，迫使乌克兰人为俄罗斯人让出地方。沙俄政府执行了着力提高克尔科夫市俄罗斯人人口比例的政策。两位作者认为，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pre-Petrine times）沙俄政府就向这个城市派遣行政人员，并一直持续到废弃农奴制之后，而这时俄罗斯官员及工人又伴随着铁路建设以及工业化来到乌克兰。另一方面就是俄罗斯化政策，包括禁止乌克兰语学校。库尔曼及莱彼津斯基认为，在解释 1897 年人口统计结果时必须要考虑上述因素。根据那次人口统计，只有 25% 的克尔科夫人口将乌克兰语视为其母语，虽然当时这个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二出生在乌克兰。¹³

库尔曼以及莱彼津斯基认为，克尔科夫人口中视自己为乌克兰人的数量增加的原因（1926 年超过 38%，1939 年为 48.6%），乃是革命之后苏联“民族文化的繁荣”以及民族意识的兴起。然而 1959 年稍有下降（48.4%），而俄罗斯人则从 1939 年的 32.8% 增加为 1959 年的 40.4%。考虑到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会将俄语列为母语，而 35.9% 的乌克兰人将俄语视为自己的使用语言，1959 年克尔科夫的人口可按语言使用划分如下：¹⁴

俄罗斯人	628,000	67.2%
乌克兰人	291,600	31.2%
其它	14,500	1.6%
合计	934,000	

虽然这些数据显示在这个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中俄罗斯人口占明显优势，但库尔曼以及莱彼津斯基认为，俄语及乌克兰语在这个城市相当普及。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所有乌克兰学校俄语都是必学语言；而在俄语学校，乌克兰语是“必修课”。¹⁵ 由于该书出版时，赫鲁晓夫于 8 年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已废止了非俄语学校必须将民族语言作为选修课这一要求，不知两位作者这样写，是信息来源有误呢，还是乌克兰的教育改革有所不同？

从 1968 年出版的《苏联民族地理》（Sovetskaia etnografiia）的一项研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乌克兰东部族群关系的资料。如上所述，自从 17 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生活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尤其是克尔科夫州以及苏梅（Sumy）州，包括城市以及农村。苏联科学院民族地理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1966 年的一次实地考察发现，生活在那一带的大部分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都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但生活在俄罗斯及乌克兰杂居村落的俄罗斯人当中有民族意识改变的例子，而关于乌克兰人当中民族意识改变的报道则很极为少见。在一个名叫阿列史尼亚（Aleshnia）的村庄，俄罗斯人 17 世纪后半叶在此定居，之前这里是乌克兰人村庄。十月革命后，鉴于这个村庄的族群杂居现状，建起了两个苏维埃村委员会。“到 1950 年代末期，由于那个村的大多数人都将自己视为乌克兰人，这两个苏维埃村委会合并为一个，并开设一所初中，以乌克兰语为教学语言”。¹⁶ 很显然，这种民族意识的改变在 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都发生过。根据当地文献记载，1950—1952 年，乌克兰人及俄罗斯人分别占村庄人口的 46.4%、53.6%；1964—1966 年则分别变为 91.2%、8.4%。在 1959 年的苏联人口普查中，村庄的全部人口都登记为乌克兰族。这些数据引自奇日科娃（L. N. Chizhikova）的研究。这位学者还举例说明，那些名叫 Orekhov, Maksakov, Kriukov, Kozmin, Lukianov, Machulin 以及 Pushkariiev 的人，将其民族身份登记为乌克兰族，但在 10—15 之前他们还将自己登记为俄罗斯人。有些父母是俄罗斯人，但孩子则登记为乌克兰人。这时，俄罗斯人名便乌克兰化了：krivoguzov 变为 Kryvohuz，Maksakov 变为 Maksak，Slinkov 变为 Slynko。¹⁷

库尔曼、莱彼津斯基及奇日科娃的上述观点与 1970 年人口统计相比较有何意义呢？¹⁸

按照 1970 年的人口统计，俄罗斯人占克尔科夫（Kharkiv）州的城市人口的 34.15%（1959

年为 31.97%); 其中 30.14% 声称他们能讲一口流利的乌克兰语, 另有 0.97% 视乌克兰语为其母语。乌克兰人占克尔科夫州城市人口的 59.78% (1959 年为 60.77%) 在乌克兰人 (按 100% 计算) 当中, 24.27% 视俄罗斯语为其母语 (1959 年为 19.21%), 44.62% 表示懂俄语。但是, 在 284,170 名声称俄语为其第一语言的乌克兰人, 162,795 人, 即 51.92% 声称他们的乌克兰语也同样好; 这一数据相当于乌克兰总人数的 13.91%。这意味着克尔科夫州城市中所有的乌克兰人, 要么视乌克兰语为其第一语言, 要么声称是其第二语言。¹⁹

不过, 很难准确判断人口统计中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自我确认的语言使用现状, 尤其是有关第二语言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实际情况。也许人口统计很可能低估了相互双语的程度。²⁰ 事实上, 在乌克兰中心城市, 俄罗斯人, 或者以俄语为其第一语言的人, 看起来的确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乌克兰语, 能够胜任阅读乌克兰报纸、期刊, 听广播节目等等。1969 年, 克尔科夫诞生了一份新晚报——《克尔科夫晚报》(*Vechirni Kharkiv*), 根据一位苏联记者的消息, 在报纸还未办起来之前, 一些出版界的人士认为, 如果用乌克兰语发行, 报纸肯定没有销路。然而, 事实上, 尽管发行语言是乌克兰语这一“不利因素”, 这份报纸相当成功, 一开始每天发行量达 100,000 份, 到了 1974 年上升为 150,000 份。²¹

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只能很简略地提及下列区域的民族化进程: 乌克兰南部, 克里米亚以及敖德萨, 或者有着主要城市及工业区的第聂伯河下游地区, 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主要工业中心, 如克尔科夫, 顿涅茨克, 基辅及利沃夫。数据显示, 1959-1970 年, 俄罗斯人在城市人口中增长很快 (54%), 在敖德萨也相当高 (39%)。而乌克兰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不低, 特别是在敖德萨, 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要低一些, 但也比顿涅茨克或者克尔科夫要高。可以想象, 南部, 以及第聂伯河下游地区民族关系会更紧张, 因为这些地区两个民族的人口增加都很快。正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1969 年发生了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及艺术家针对俄罗斯化的抗议, 他们在 1970 年被审判。²² 秘密出版物 (*samizdat*) 的相关材料也说明俄语在克里米亚及敖德萨的使用非常普及, 而乌克兰语则处于从属地位。《乌克兰新闻通讯》(*Ukrainskyi Visnyk*) 第 6 期也报道在克里米亚中学及学院中乌克兰语的使用遭到限制, 以及日常生活中乌克兰语几乎得不到使用。最近, 有一篇于 1974 年在西部出版的作品, 讲述了一个敖德萨人回忆斯凯普尼克 (*Mykola Skrypnyk*)¹ 曾经说过: 在革命时期, 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 都不认为敖德萨 (*Odessa*) 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可以想象, 斯凯普尼克肯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直到 1970 年代, 一些敖德萨的居民依然认为他们的城市不在乌克兰。史马克 (*Danylo Shumuk*), 《在东方地平线之外》(*Beyond the Eastern Horizon*) 一书的作者, 1970 年他从劳改营被释放后, 来到敖德萨。他发现, 在基辅偶尔还能听见有人讲乌克兰语, 而当他用乌克兰语在敖德萨向一名妇女问话时, 却遭遇侮辱及敌视。那位妇女说道:

“年轻人, 你看上去衣冠整洁, 好像也挺有知识, 可为什么像个粗人那样讲话呢? 难道你真不懂俄语吗?” 另外一个女人补充道, “你知道, 在敖德萨, 那些乌克兰佬有时很粗鲁。他们要我用乌克兰文填表。我告诉他们, ‘我不在集体农场工作, 我来自敖德萨’。我才不理睬他们, 我用俄文填了表。”

史马克回答, 如果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 他是要讲俄语的, 但在乌克兰, 他只说乌克兰语。这时, 一个男人插话说 (这个讨论发生在有轨电车上): “嘿, 看看, 我们这有一位 *Banderite*²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他竟然认为敖德萨是乌克兰城市。”²³

后来, 该作者遇见了他在劳改营中认识的朋友, 这位朋友过去 14 年一直在敖德萨的建筑行

¹ Mykola Skrypnyk (1872 年 1 月 25 日-1933 年 7 月 7 日), 早期为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 主张乌克兰独立, 并致力复兴乌克兰文化, 被革职后自杀, 据说原因是不愿意接受审判。

² *Banderite*, 该词为贬义, 指由 Stepan Bandera (1909—1959) 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

业工作。这位朋友对乌克兰的前景已经完全不抱信心。他认为，基辅的知识分子，例如斯维特利史伊（Ivan Svitlychnyi）以及德苏乌巴（Ivan Dziuba）——他知道这几个人的名字——完全与乌克兰民众分割开来了。而且，“当整个工人阶级都在叽叽呱呱讲俄语，听都不愿听什么独立，一小撮知识分子又能干什么呢？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只是小俄罗斯，就对自己美食感到自豪，没有别的。”²⁴

上述事例在俄罗斯的秘密出版物（*samizdat*）中也有讨论。一篇题为“告国民书”的文章承认，乌克兰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同时认为他们的目标“完全不切合实际”。“当今的乌克兰边界……与其民族地理边界并不一致”。就民族背景而言，该文章认为，乌克兰不应该拥有东部及南部省份，特别是克里米亚，乌克兰人并不占多数。如果将俄罗斯地区及俄罗斯化的地区划分给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剩下部分将没有出海口，也没有基础工业区；乌克兰人将没有什么选择——他们将面对波兰人对西部地区的领土诉求——只能再要求俄罗斯收回他们，所谓回头“浪子”。（从该文章作者对乌克兰西部各省的讨论看，他们似乎对乌克兰西部不够了解。）²⁵

另一重要事件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¹在1973年向苏联领导人递交了他颇为有名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愿意接受将与俄罗斯接壤的民族地区划分出去。就乌克兰而言，只有部分乌克兰地区可以被划分出去。可以想象，他认为乌克兰的其它部分更像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

上述观点似乎与俄罗斯人的观点一致：那就是敖德萨及顿巴斯不是乌克兰城市。

有证据显示，俄罗斯人对西部及中西部的看法与乌克兰人不同。中西部的人口增长率为乌克兰最低，乌克兰人口增长率相对也比较低。但要了解其人口结构的变化，一定要将中心——即基辅市——与其周边分开进行考察（由于基辅市的卫星城住有大量在首都基辅的上班一族，因此可将基辅州一并考察）。将中西部沿这些线分开，可以发现两种非常不同的趋势。我们初步印象是，如果去掉基辅的人口统计，这一部分本来缓慢的人口增长就变得更加缓慢。为避免扭曲事实，我们甚至可以将基辅州的人口数据加在城市统计中，则会发现若不考虑基辅大都市区，中西部人口数量在这段时间基本没变，仅增加0.80%，乌克兰人更低，0.76%，但很有趣的是，俄罗斯人增加了16.98%。

基辅的变化则明显不同。基辅市以及基辅州，人口共增加了22.6%，乌克兰人增加了20.97%，俄罗斯人增加了43.92%。由于俄罗斯人在1959年的人口只占11.92%。在如此高的增长率之后，其在1970年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13.99%）。就首都而言，乌克兰人的增长率要高于俄罗斯人，这样乌克兰人在基辅的比例从60.0%变成61.76%。总人口增加了47%，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分别增加了46.5%及58.2%。只有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的增长率要更高一些（79.5%）。因此，在乌克兰5个最大城市中，只有基辅市的乌克兰元素比俄罗斯元素增长更快。（利沃夫市乌克兰人的增长率也更高一些，但它不在这些大城市之列）。按照普可史温斯基（Pokshishevsky）的观点，基辅乌克兰元素增加的原因在于它从乌克兰全境吸引来了乌克兰人，同时也因为“乌克兰民族性的不断巩固以及民族意识的强化……也许可以假设，有些基辅人，在一番犹豫后，还是坚定地将自己视为乌克兰人；更多通婚所生的子女也宣称自己是乌克兰人。”²⁶

根据1970年的人口统计，在所有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当中，从俄罗斯人能够使用所在加盟共和国语言的比例来看，基辅的俄罗斯人比例最高，达41.05%。在中亚共和国的首都，俄罗斯人的比例或者占绝大多数，或者超过40%，但能讲当地语言的比例仅在0.72%—2.47%之间。在与基辅最有可比性的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俄罗斯人所占人口比例与基辅非常接近，但其中懂白俄罗斯语者的比例仅为17.88%，尚不到基辅一半。²⁷ 这里举个例子，在基辅，用乌克兰语出

¹ Alexander Solzhenitsyn，（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苏联—俄罗斯的杰出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版的流行晚报，发行量超过 300,000 份，俄罗斯人也是其读者；而在明斯克，类似的报纸有俄语版及白俄罗斯语版，前者发行量达 150,000 份，后者仅 2,000 份。

众所周知，首都对其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就乌克兰而已，或许我们可以问：基辅是否在整个乌克兰都发挥着首都的影响（我们并不质疑其作为行政中心的作用）？与克尔科夫、敖德萨或者顿涅茨克（Donetsk）等大城市相比，它是一个拥有优势的首要之城吗？哈里斯（Chauncy D. Harris）分析了乌克兰的城市规模之后，认为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乌克兰并非属于一个都市经济中心，而是 5 个（他认为是基辅、克尔科夫、敖德萨、顿涅茨克以及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²⁸ 另一个美国学者，胡森（David Hooson）则肯定了基辅在乌克兰大城市中的地位，他说“克尔科夫或许会变得规模更大一些，但不可能挑战基辅的卓越地位，就如同米兰不可能取代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²⁹

这里，我就不批评胡森的观点了。我认为哈里斯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克尔科夫、敖德萨、或者顿涅茨克来说，基辅现在还没有发挥首都的作用。如果基辅的人口规模能大幅度超过敖德萨以及克尔科夫这些城市，那将标志着当今乌克兰在其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内，已经获得经济及社会凝聚力。而这又将进一步提升乌克兰民族的领土认同，这种认同独立于任何语言同化。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客观的经济条件能产生这种与语言无关的、领土性的、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共同体利益。

无论乌克兰的领土认同能否形成，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人以及那些以俄语为第一语言的乌克兰人，基辅，作为乌克兰的最大城市以及苏联的第三大城市，其重要性在明显增加。如果它当今看上去还像一个十足的俄罗斯城市，那应该记住：它比 10 年、20 年、50 年前更不像俄罗斯城市了。因此，基辅，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利沃夫，是验证乌克兰人能否在其语言的基础上，在大都市的框架中建立起乌克兰的存在。如果这个尝试成功了，至少乌克兰西部及中部将在具有现代性的同时保留其乌克兰特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成功将会强化其它地区的乌克兰族群元素，不仅仅是乌克兰东部，而且能跨越其边界，因而有可能在一种不同于目前“小兄弟”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关系。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乌克兰在苏联的未来，也据此考虑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前景。

乌克兰人离开其历史地域，即西南部的可能性很小。在这一带，俄罗斯人也不大可能像其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目前的发展趋势那样，占人口多数，或者成为主要少数族裔。相反，立陶宛、摩尔达维亚、乌克兰中部及中西部似乎维持着内在的凝聚力及发展方式，使得它们得以抵御俄罗斯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除非有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顿巴斯以及南部将在语言使用上将越来越俄罗斯化，乌克兰语的使用将日趋减少，或者上述地区至少有一些将来只使用俄语（顿巴斯）；其它部分将维持双语，如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Dnipropetrovsk—Zaporizhia）以及克里米亚（因为后者有数量庞大的乌克兰移民）。无论如何，只要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除乌克兰历史性领土之外的其余部分，都不大可能转而将乌克兰语作为主要语言。即使乌克兰分离出来，也未必能引发“去俄罗斯化”（假设没有大的人口迁移）。那么，上述这些人口结构以及发展趋势与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地位，以及乌克兰人在俄罗斯主导下的苏联的地位有什么关系呢？

要在苏联范围内寻求乌克兰人及乌克兰的生存，以及在乌克兰背景下寻求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元素的解决办法，似乎有两个主要选择。第一，将乌克兰领土沿族群线一分为二，这样在缩小之后的乌克兰，俄语的影响将会减小。乌克兰认可划分方案的条件是，缩小之后的乌克兰，俄罗斯人口将被减少至真正的少数民族，也不再是占优势地位的群体。应该有一些共识及实际措施，确保“俄罗斯化”适可而止，并在政策上确保乌克兰语及文化的地位。有些乌克兰人或许会认为重新划分乌克兰领土的方案有可取之处，因为在缩小的乌克兰，其享有的民族权利至少可以与亚美

尼亚或者格鲁吉亚相比。

第二种方案则维持乌克兰现有领土，但将从领土角度重新定义“乌克兰民族”：乌克兰境内的人口，无论是使用乌克兰语还是使用俄语，都可以视自己为“乌克兰人”。现在，已经有不少母语为俄语者宣称自己是乌克兰人。但无论是苏维埃，或者非苏维埃的评论家都认为有“使用俄语的乌克兰人”似乎不合常理，因为这是转变为俄罗斯族裔特征的过渡时期。或许是如此，但在得出这一结论前应对相关数据及其它因素进行必要分析。那些宣称俄语是其母语的人是否在一段时间后转为俄罗斯族裔？他们的子女也如此吗？或者若干代人都会保持这种双重身份？我们至少可以问：那些一开始使用俄语的俄罗斯人，会不会在保持其俄语的同时，转变为乌克兰人呢？这一问题提出的意义在于：这种现象属于过渡性质呢（其最终将是彻底的俄罗斯化，或者转而具备完全的乌克兰认同）？或者说，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可以被重新定义，这样俄语使用者也可称为“乌克兰人”？

在此，我们只能建议，验证这种认同选择的办法之一，是研究乌克兰的俄语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是否主要由俄罗斯人管理，其读者对象是那些碰巧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或者，它们与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或者拉脱维亚等境内的俄语出版机构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以俄语为出版语言的乌克兰出版社？

接受乌克兰人可以有两种语言、但依然是“地道”的乌克兰人，将意味着将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将建立在共同领土及利益之上，而不是共同的语言。这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实际前景。因为这不但需要得到苏联政府正式认可，也涉及一些具体措施，如使用俄语传播乌克兰民族信息。宣称改变自己的族群身份这一行为本身不可能将数百万俄罗斯人（包括语言及身份）从领土政治意义的角度变为乌克兰人。但是，政策导向将有利于促进政治同化或者“归化”其中的部分人，也能延缓甚至扭转语言同化所带来的乌克兰人向俄罗斯人的转化进程。我想更多了解与此相关的白俄罗斯目前的民族化进程，因为虽然白俄罗斯的语言同化在持续，但其基于政治领土认同的民族认同并未被弱化。白俄罗斯民族在完全使用俄语后，还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吗？在那些已经使用俄语的白俄罗斯人当中，是否有人依然保持着白俄罗斯民族意识？这些人的重要程度如何？

在苏联，这种类型的民族认同还没有先例，芬兰似乎是东欧唯一成功的个例。在芬兰，瑞典语及芬兰语都被视为民族语言（当然，对于一个使用芬兰语的芬兰来说，瑞典不构成任何威胁，但俄罗斯对乌克兰则是）。另一方面，爱尔兰，以及最近苏格兰显示，爱尔兰人及苏格兰人也可以使用英语来反对英国人。这一例子说明，在俄语使用者当中产生乌克兰民族主义也许不是凭空想象。

上面的所有选择都无法解决苏联境内的乌克兰民族认同问题，无论是缩小乌克兰的领土，或是重新以领土定义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在苏联范围内，依然有人视自己为乌克兰人。如果苏联对自己建设为真正的多民族国家这一主张是严肃的，那就很难理解其如下政策：在乌克兰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之外，乌克兰人不能享有最低程度的民族文化权利。有 20 余万乌克兰人生活在莫斯科，超过 50 万乌克兰人生活在摩尔达维亚，如此对待他们，合理性何在？在远比 1914 年更早之前，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在奥地利议院质疑，如果要捷克人接受奥地利为他们的国家，他们就应该在维也纳有如布拉格一般在家的感觉。剥夺他们在故乡之外以捷克人的方式生活的权利，等于剥夺了他们平等公民权。³⁰

消除公民的民族属性与其领土的联系（从而使得其民族权利取于其居住地区），应该对苏联领导人十分具有吸引力。但要认可这一点，苏联领导人要首先放弃对于生活在民族领土之外的非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化。很难预测拒绝依照马萨里克所提及的方向改革现有体系是否会引起政治困难。但无论如何，似乎有理由认为，在乌克兰人看来，苏联不是一个让他们随处感受到自在的国家。其实，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众多人口，以及他们在苏联的广泛分布应该使他们拥有“全苏联”的民族地位，但目前只有俄罗斯人拥有这一地位——尤其是在乌克兰。

¹ “Two Estonian Memoranda to the United Nations,” *Baltic News*, no.5 (1974):2.

² V. V. Pokshishevskii, “Etnicheskie protsessy v gorodakh SSR I nekotorye problem ikh izucheniia,” *Sovetskaia etnografia*, no.5(1969):9

³ John A. Armstrong, “The Ethic Scene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View of the Dictatorship,”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ed. Erich Goldhagen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 14—21, 32.

⁴ 有关乌克兰 1917-1921 领土边界问题，请参阅 *Ukraine: A Concise Encyclopaedia*, ed., V. Kubijovyc, vol 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pp. 735 and 797. 有关 1923 以及 1933 年乌克兰人口在乌克兰主要城市所占比例，参阅该书 p. 811。可以认为，在革命年代，乌克兰人的比例要更低一些。

⁵ 17 及 18 世纪乌克兰的边界，见 *Ukraine: A Concise Encyclopedia*, vol I. pp. 642-643.

⁶ A. Hirshfel'd, *Migratsiini Protsey na Ukraini (v svitli perepysu 1926 r.)*, (Kharkiv: Derzhvydav “Hospodarstvo Ukrainy,” 1930), pp 73-74, 81,86.

⁷ 参阅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1917—1923*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149.

⁸ Robert S. Sullivan, *Soviet Politics and the Ukraine, 1917—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96-97.

⁹ 同上 pp. 299—300。



¹⁰

¹¹ These calculations are based on table 6 in Roman Szporluk, “The nations of the USSR in 1910,” *Survey* 81, no.4 (1971):99. [Reprinted as Chapter of this volume.] The full data are available in *Itogi Vsesoiuznoi perepisi naseleniia 1970 goda*, vol. 4 (Moscow: Statistika, 1973).

¹² (略)

¹³ M. V. Kurman & I. V. Lebedinsky, *Naselenie bol'shogo sotsialisticheskogo gorda* (Moscow: Statistika, 1968), pp. 121-22.

¹⁴ 同上, pp122—25.

¹⁵ 同上, p25.

¹⁶ L. N. Chizhikova, “Ob etnicheskikh protsessakh v vostochnykh raio-nakh Ukrainy (po materialam ekspeditsionnogo obsledovaniia 1966 g.),” *Sovet-skaia etnografiia*, no. 1 (1968):22.

¹⁷ 同上, p23.

¹⁸ (略)

¹⁹ 这些计算根据以下数据：*Itogi 1959 goda, Ukrainskaia SSR*, Table 51, p. 180, 以及 *Itogi 1970 goda, vol IV*, table 8, p.187. 1959 及 1970 年相关人口数据如下：

	1959	Ukrainian Language	Russian Language
Total	1,573,738		
Ukrainian	956,369	772,622	183,699
Russian	503,074	5,734	497,317
	1970	Ukrainian Language	Russian Language
Total	1,958,194		
Ukrainian	1,170,648	886,441	284,170
Russian	668,708	6,546	662,122

²⁰ 最近有两位苏联学者认为，摩尔达维亚人当中俄语的普及程度要远远高于人口统计得到的比例。参见：S. I.

-
- Bruck and M. N. Guboglo, "Razvitie I vzaimodeistvie etnodemograficheskikh I etnolingvisticheskikh protsessov v v sovetskom obshchestve na sovremennom etape," *Istoriia, SSSR*, no.4, (1974):44.
- ²¹ 这是本文作者个人得到的信息。作者手头的一份该报有相关信息。
- ²² 见: *Molod's Dnipropetrovs'koho proty rusyfikatsii*(Munich, Suchasnist' 1970); *Ukraiins' kyivskiy visnyk*, no. 6 (1972) (Baltimore: Smoloskyp, 1972); Skrypnyk, *Statti I promovy*.
- ²³ Danylo Shumuk, *Za skhidnim obriem* (Baltimore: Smoloskyp, 1974), pp. 440-41.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after this article: *Life Sentence: Memoirs of a Ukrainian Political Prisoner*, eds. Ivan Jaworsky and Halya Kowalska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1984).
- ²⁴ Shumuk, *Za skhidnim obriem*, p.445.
- ²⁵ "A Word to Nations," *Survey* 17, no.3(1971): 196—97. 同时参见: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Resurgence of Russian Nationalism in Samidzdat," *Survey* 19, no.1 (1973): 51-74.
- ²⁶ V. V. Pokshishevsky, "Urbanization and Ethnodemographic Processes," *Soviet Geography: Review and Translation* 13, no 2(1972): 116, 118.
- ²⁷ (略)
- ²⁸ Chauncy D. Harris, *Cities of the Soviet Union, Studies in Their Functions, Size, Density and Growth*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0), pp. 134-135.
- ²⁹ David J. M. Hooson, *The Soviet Union: People and Region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66), p. 163.
- ³⁰ 或许我们可以思考, 如果给予犹太人这样的地位, 使得其民族权利不再与所在地区相关联, 是否会可以缓和他们的不满, 而不至于寻求从苏联移居他国。